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啼笑姻缘续集



第一回 雪地忍衣单热衷送客 山楼苦境寂小病留踪

却说西山的何氏别墅中，紫色的窗幔上，照着一双人影。窗外冰天雪地中的一轮凉月，也未免对了这旖旎的风景，发生微笑。这两个人影，一个是樊家树，一个是何丽娜，影子是那样倚傍一处，两个人也就站着不远。何丽娜眉毛一扬，两个酒窝儿掀动起来，她没有说话，竟是先笑起来了。家树笑道：“你今天太快活了吧？”何丽娜笑道：“我快活，你不快活吗？”说着，微微的摇了一摇头，又笑道：“你不见得会快活吧？”家树道：“我怎么不快活？在西山这地方，和‘出洋’的朋友见面了。”何丽娜笑着，也没有什么话说，向沙发椅子上引着道：“请坐，请坐。”家树便坐下了。

何丽娜见家树终于坐下，就亲自重斟了一杯热热的玫瑰茶，递到家树手上，自己却在他对面，一个锦墩上坐着。家树呷了茶，眼望了茶杯上出的热气，慢慢的看到何丽娜脸上，笑道：“何女士，你现在可以回城去了吧？”他说这句话不要紧，何丽娜心里，不觉荡漾了一下。因为这句话以内，还有话的。自己是为婚姻不成功，一生气避到西山来的。他现在说可以回城了吧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不必生气了。不必生气了，就是生气的那个原因，可以消灭了。她不觉脸上泛起两朵红云，头微微一低。心里可也就跟着为难：说是我回城了，觉得女儿家，太没有身分，在情人面前，是一只驯羊。可是说不回城去，难道自己还和他闹气吗？那末，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，又要失去了。纵然说为保持身分起见，也说含混一点，但是自己绝对没有那个勇气。究竟她是一个聪明女郎，想起刚才所说，眼睛和爱情一样，里面夹不得一粒沙子，便笑道：“你眼睛里那一粒沙子，现在没有了吗？”家树微微点点头道：“没有沙子了，很干净的。”他虽是那样点了头，可是他的眼光，却并不曾向她直视着，只是慢慢的呷着茶，看了桌上那对红烛的烛花……何丽娜看看家树，见他不好意思说话，不便默然，于是拿出往日在交际场中那洒脱的态度来，笑道：“茶太热了吧，要不要加点凉的？”家树道：“不用加凉的，热一点好。”何丽娜也不知是何缘故，突然噗嗤一声笑了出来。笑毕，身子跟着一扭。家树倒也愕然，自己很平常的说了这样一句话，为什么惹得她这样大笑？喝玫瑰茶，是不能热一点的吗？他正怔怔的望着，何丽娜才止住了笑向他道：“我是想起了一件事，就笑起来了，并不是笑你回答我的那一句话。”家树忽然有一点省悟，她今天老说双关的话，大概这又是双关的问话，自己糊里糊涂的答复，对上了她那个点子了。当然，这是她愿听的话，自然是笑了。自己老实得可怜，竟是在一个姑娘当面，让人家玩了圈套了。便举起茶杯来一饮而尽，然后站了起来道：“多谢密斯何，吵闹了你许久，我要回旅馆去了。”何丽娜道：“外面的雪很深，你等一等，让我吩咐汽车夫开车送你回去。”说着，她连忙跑到里面屋子里去拿了大衣和帽子出来，先将帽子交给家树，然后两手提了大衣，笑着向他点头，那意思是让他穿大衣。

这样一来，家树也不知如何是好，向后退了一步，两手比着袖子，和她连连拱了几下手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何丽娜笑道：“没关系，你是一个客，我做主人的招待招待那也不要紧。”家树穿是不便穿，只好两手接过大衣来，自行穿上。何丽娜笑道：“别忙走呀，让我找人来送。”家树道：“外面虽然很深的雪，可月亮是很大的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就向外走。何丽娜说

是吩咐人送，却并没有去叫人，轻轻悄悄的就在他身后紧紧的跟了出来。由楼下客厅外，直穿过花坪，就送到大门口来。

家树刚到大门口，忽然一阵寒气，夹着碎雪，向人脸上、脖子上直洒过来，这就想起何丽娜身上，还穿的是灰布起袍，薄薄的分量，短短的袖子，怎样可以抗冷？便回转身道：“何女士请回吧，你衣裳太单薄。”何丽娜道：“上面是月，下面是雪，这景致太好了，我愿意看看。”家树道：“就是要看月色，也应当多穿两件衣服。”何丽娜听说，心里又荡漾了一下，站在门洞里避着风，且不进去，迟疑了一会，才低声道：“樊先生明天不回学校去吗？说吧。”何丽娜道：“那末，明天请在我这里午饭。就是要回学校，也吃了午饭去。”说到这里，女仆拿着大衣送了来，汽车夫也将车子开出大门来。何丽娜笑道：“人情做到底，我索性送樊先生回旅馆去。”说时，她已把大衣穿了，开了汽车门，就坐上车去等着。

这是何小姐的车子，家树不能将主人翁从她自己车子上轰了下来，只得也跟着坐上车来，笑道：“象主人翁这样殷勤待客的，我实在还是少见。”何丽娜笑道：“本来我闲居终日，一点事情没有，也应该找些事情做做呀。”二人说着话，汽车顺了大道，很快的已经到了西山旅馆门口。家树一路之上，心里也就想着：假使她下车还送到旅馆里面去，那倒让自己穷于应付了……可这时何丽娜却笑道：恕我不下车了，明天见吧。只手在车外招了两招呢。

当时家树走进旅馆里，茶房开了房门，先送了一个点了烛的烛台进来，然后又送上一壶茶，便向家树道：“不要什么了吗？”家树听听这旅馆里，一切声音寂然。乡下人本来睡得很早，今晚又是寒夜，大概都安歇了，也没有什么可要，便向茶房摆了一摆头，让他自去。

这屋子里炉火虽温，只是桌上点了一支白蜡烛，发出那摇摇不定的烛光，在一间很大的屋子里，更觉得这光线是十分微弱。自己很无聊的，将茶壶里的茶，斟上一杯。那茶斟到杯子里，只有玲玲的响声，一点热气也没有，喝到嘴里和凉水差不多，也仅仅是冰牙罢了。

他放下茶杯，隔了窗纱，向外面看看，月光下面的雪地，真是银装玉琢的世界。家树手掀了窗纱，向外面呆看了许久，然后坐在一张椅子上，只望了窗子出神。心里就想着：这样冷冷静静的夜里，不知关氏父女投宿在何处？也不知自己去后，何丽娜一人坐汽车回去，又作何种感想？他只管如此想着，也不知混了多少时间，耳边下只听到楼下面的钟，当当敲上了一阵，在乡郊当然算是夜深的了，自己也该安歇了吧。于是展开了被，慢慢的上床去睡着。因为今天可想的事情太多了，靠上枕头，还是不住的追前揣后想着……待到次日醒来，这朝东的窗户，正满满的，晒着通红的太阳。家树连忙翻身起床，推开窗纱一看，雪地上已经有不少的人来往。可是旅馆前的大路，已经被雪遮盖着，一些看不出来了。心想：昨天的汽车，已经打发走了，这个样子，今天要回学校去已是不可能，除非向何丽娜借汽车一坐。但是这样一来，二人的交情进步，可又要公开到朋友面前去了。第一是伯和夫妇，又要进行“喝冬瓜汤”的那种工作了。想了一会，觉得西山的雪景，很是不坏，在这里多耽搁一天，那也无所谓。于是吩咐茶房，取了一份早茶来，靠了窗户，望着窗外的雪景，慢慢的吃喝着。吃过了早茶，心里正自想着：要不要去看一看何丽娜呢？果然去看她，自己的表示，就因昨晚一会，太切实了。然而不去看她，在这里既没有书看，也没有朋友谈话，就这样看雪景混日子过吗？如此想着，一人就在窗子下徘徊。

忽然，一辆汽车很快的开到旅馆门前。家树认得，那是何丽娜的车子，不想自己去访她不访她这个主意未曾决定，人家倒先来了。于是走出房来，却下楼去相迎，然而进来的不是何小姐，乃是何小姐的汽车夫。他道：“樊先生，请你过去吧，我们小姐病了。”家树道：“什么，病了？昨天晚上，我们分手，还是好好的呀。”汽车夫道：“我没上楼去瞧，不知道是什么病。据老妈子说，可病得很厉害呢！”家树听说，也不再考虑，立刻坐了来车到何氏别墅。女仆早是迎在楼梯边，皱了眉道：“我们小姐烧得非常的厉害，我们要向宅里打电话，小姐又不许。”家树道：“难道到现在为止，宅里还不知道小姐在西山吗？”女仆道：“知道了几天了，这汽车不就是宅里打发着来接小姐回去的吗？”家树说着话，跟了女仆，走进何丽娜的卧室。只见一张小铜床，斜对了窗户，何丽娜卷了一床被躺着，只有一头的乱发，露在外面。她知道家树来了，立刻伸出一只雪白的手臂，将被头压了一压，在软枕上，露出通红的两颊来。她看到家树，眼珠在长长的睫毛里一转，下巴微点着，那意思是多谢他来看病。家树随伸手去摸一摸她，觉得不对：她又不是凤喜！

在家树手一动，身子又向后一缩的时候，何丽娜已是看清楚了，立刻伸手向他招了一招道：“你摸摸我的额头，烧得烫手呢。”家树这就不能不摸她了，走近床边，先摸了她的额头，然后又拿了她的手，按了一按脉。何丽娜就在这时候连连咳嗽了几声。家树道：“这病虽来的很猛，我想，一定是昨天晚上受了凉感冒了。喝一碗姜汤，出一身汗，也就好了。”何丽娜道：“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不愿意打电话回家去。”家树笑道：“这话可又说回来了，我可不是大夫，我说你是感冒，究竟是瞎猜的，设若不是的呢，岂不耽误了医治？”何丽娜道：当然是的。医治是不必医治，不过病里更会感到寂寞。树笑道：“不知道我粗手大脚的，可适合看护的资格？假使我有那种资格的话，……”何丽娜不等他说完，烧得火炽一般的脸上，那个小酒窝儿依然掀动起来，微笑道：“看护是不敢当。大雪的天，在我这里闲谈谈就是了。我知道你是要避嫌疑的，那末，我移到前面客厅里去躺着吧。”这可让家树为难了：是承认避嫌呢，还是否认避嫌呢？踌躇了一会子，却只管笑着。何丽娜道：“没关系，我这床是活动的，让他们来推一推就是了。”女仆们早已会意，就有两个人上前，来推着铜床。由这卧室经过一间屋子，就是楼上的客室，女仆们在脚后推着，家树也扶了床的铜栏杆，跟了床，一步一步的向外走。何丽娜的一双目光，只落到家树身上。

到了客厅里，两个女仆走开了。家树就在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了。他笑了，她也笑了。何丽娜道：“你笑什么呢？”家树道：“何女士的行动，似乎有点开倒车了，若是在半年以前，我想卧室里也好，客厅里也好，是不怕见客的！”何丽娜想了一想，才微微一摇头道：“你讲这话似乎很知道我，可也不尽然。我的起起向来是放浪的，我倒也承认，可是也不至于在卧室里见客。我今天在卧室里见你，那算是破天荒的行动呢！”家树道：“那末，我的朋友身分，有些与人不同吗？”何丽娜听了这话，脸上是很失望的样子，不作声。家树就站了起来，又用手扶了床栏杆，微低了腰道：“我刚才失言了。我的环境，你全知道，现在……”何丽娜道：“我不能说什么了，现在是实处在此。”家树道：“你刚才笑什么呢？”何丽娜道：“我不能说。”家树道：“为什么不能说呢？”何丽娜叹了一口气道：无论是旧式的，或者是新式的，女子总是痴心的！手摸了床栏杆，说不出话来。何丽娜道：“你不要疑心，我不是说别的，我想在三个月以前，要你抵我的床栏杆边推着我，那是不可能

的！”家树听了这话，觉得她真有些痴心，便道：过去的事，不必去追究了。你身体不好，不必想这些。丽娜道：“你摸摸我的额头，现在还是那样发烧吗？”家树真也不便再避嫌疑，就半侧了身子，坐在床上，用手去摸她的头。

她的额头，被家树的手按着，似乎得了一种很深的安慰，微闭了眼睛，等着家树抚摸。

这个时候，楼上固然是寂然，就是楼下面，也没有一点声音，墙上挂的钟，那机摆的响声，倒是轧唧轧唧，格外的喧响。

过了许久，何丽娜就对家树道：“你替我叫一叫人，应该让他们给你做一点吃的了。”家树道：“我早上已经吃过饭的，不忙，你不吃一点吗？”何丽娜虽是不想吃，经家树如此一问，也只好点了一点头。于是家树就真个替她作传达之役，把女起叫了来，和她配制饮食。这一天，家树都在何氏别墅中。到了晚半天，何丽娜的病，已经好了十之六七，但是她怕好得太快了，起人们会笑话，所以依然躺着，吃过晚饭，家树才回旅馆去。

次日早上，家树索性不必人请，就直接的来了。走到客厅里时，那张铜床，还在那里放着。何丽娜已是披了一件紫绒的睡衣，用枕头撑了腰，靠住床栏杆，捧了一本书，就着窗户上的阳光看。她脸上已经薄薄的抹了一层脂粉，简直没有病容了。家树道：“病好些吗？”何丽娜道：“病好些了，只是闷得很。”家树道：“那就回城去吧。”何丽娜笑道：“你这话不通！人家有病的人，还要到西山来养病呢；我在西山害了病，倒要进城去。”家树道：“这可难了，进城去不宜于养病，在乡下又怕寂寞。”何丽娜道：“我在乡下住了这么久，关于寂寞一层，倒也安之若素了。”家树在对面一张椅子上坐了，笑问道：“你看的什么书？”何丽娜将书向枕头下一塞，笑道：“小说。是男不爱女，或者男女都爱，男女都不爱。”何丽娜道：“我瞧的不是言情小说。”家树道：“可是新式的小说，没有男女问题在内，是不叫座的。有人要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编到小说里来，我相信那小说的主人翁，还是一对情侣。”何丽娜笑道：“你的思想进步了。这个世界，是爱的世界，没有男女问题，什么都枯燥。所以爱情小说尽管多，那不会讨厌的。AE f2 如人的面孔，虽不过是鼻子眼睛，可是一千个人，就一千个样子。所以爱情的局面，也是一千个人一千个样子。只要写得好，爱情小说是不会雷同的。”家树笑道：“不过面孔也有相同的。”何丽娜道：“面孔纵然相同，人心可不相同呀！”家树一想，这辩论只管说下去，有些不大妙的，便道：“你不要看书吧。你烦闷得很，我替你开话匣子好吗？”何丽娜点点头道：“好的，我愿听一段大鼓。你在话匣子底下，搁妻子的第二个抽屉里，把那第三张妻子拿出来唱。”家树笑道：“次序记得这样清楚。是一张什么妻子，你如此爱听？”这话匣子，就在房屋角边，家树依话行事，取出话妻子一看，却是一张《宝玉探病》，不由得微微一笑，也不做声，放好妻子，就拨动开闸。那话起报着名道：“万岁公司，请红姑娘唱《宝玉探病》。”何丽娜听到，就突然“哟”了一声。家树倒不解所谓。看她说出什么来，下回交代。

第二回 言笑如常同归谒老父 庄谐并作小宴闹冰人

却说家树将话匣子一开，报了《宝玉探病》，何丽娜却哟子唱一遍，你怎么唱起《宝玉探病》来了呢？”家树不知道她的命意所在，听说之后，立刻将话匣子关起来了。这才坐下来向她笑道：“这个妻子不能唱吗？”何丽娜笑道：“你何必问我！我现在怎么样，你又来作什么的？你把我当林黛玉，我怎样敢当？”家树一想，这真是冤枉，我何尝要把你当林黛玉？而且我也不敢自比贾宝玉呀！便笑道：“这一段子错，不知 AE 错在我，也不知起错在你？”何丽娜抿嘴微笑了一笑，向家树身上打量了一番。家树笑道：“得啦！就算是我的错处，你别见怪。”何丽娜笑道：“哟！你那样高比我，我还能怪你吗？你若是愿意唱，你就唱吧，我就勉强作个林黛玉。”家树听了此话，也不知道是唱好，还是不唱好，只是向她微笑着。何丽娜又向他微笑了一笑，然后说道：“其实不必唱《宝玉探病》。百年之后，也许有人要编《家树探病》呢。”家树笑道：“你今日怎么这样快活，病全好了吧？”有了这一句话，才把何丽娜提醒：自己原是个病人，躺在床上的，怎么如此高兴呢？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了，笑道：“所以我说，不配听《宝玉探病》的妻子，我就学不会那多愁多病林姑娘的样子。你再摸摸我看，我是一点也不发烧了。”家树因她好好的靠在床栏杆上，不好意思摸她的腮和额头，只弯了腰站在床边，抚摸了她的手背，依然向后退一步，坐在椅子上。家树看了她，她也看了家树，二人对了视线，却噗嗤一声的笑了，大家也不知说什么是好。

这时，女仆却来报告，说是宅里打了电话来请小姐务必回去，今天若不回去，明天一早，太太自来接。何丽娜道：你回个电话，说我回去就是了。可是叮嘱家里，不许对外面说我回去了。”女仆答应去了。家树笑道：“回城以后，行踪还要守秘密吗？”何丽娜道：“并不是我有什么亏心的事怕见人。可是你想想，那天我大大的热闹一场，在跳舞之后，与大家分手；结果，我不过是在西山住了些时，并没有什么伟大的举动，那倒怪寒碜的。不但如此，我就回自己的家去，也有些不好意思。我无所谓而来，无所谓而去，不太显着孩子起吗？樊先生，我有一个无理的要求，你能答应吗？”家树心里怦怦跳了两下，心想她不开口则已，如果开了口，只有答应的了。这件事，倒有女子先向男子开口的吗？便勉强的镇静着道：“你太客气，怎么说上无理的要求呢？只要是办得到的，我一定照办。”何丽娜笑道：“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得。请你念我是个病人，送我进城去。假使我父亲在家呢，我介绍你谈谈；就是我父亲不在家，你和我母亲谈谈也好。”家树心想：送她回家去，这倒可以说是我把她接回去的；起二呢，也好象我送上门去让人家相亲。然而尽管明白这个原因，却已答应在先，尽力去办，难道这还有什么不能尽力的！表面上就慨然的答应了。何丽娜大喜，立刻下床踏了拖鞋，就进卧室里面梳洗打扮去了。家树一看这样子，她简直是没有病呢。

当日在何氏别墅中吃了午饭，两个女仆收拾东西先行，单是何丽娜和家树同坐了一辆汽车进城。何丽娜是感冒病，只要退了烧，病就算是好了的，所以在汽车上有说有笑。她说父亲虽是一个官僚，然而思想是很新的，只管和他谈话。母亲是很仁慈的，对于女儿是十分的疼爱，女儿的话，她是极能相信的。家树心里想：这些话，我都没有知道的必要，不过她既说了，自己不能置之不理，因之也就随着她的话音，随便答话，口里不住的说“是”。何丽娜笑道：“你不该说‘是’！你应该说‘喳’！”家树倒莫名起妙，问这是什么意思？何丽娜笑道：“我听说前清的听差，答应老爷说话的时候，无论老爷笑他，骂他，申斥他，他总直挺挺的站着，低了脑袋，答应一个‘喳’字。我

瞧你这神气，很有些把我当大老爷，所以我说你答复我，应该说'喳'！不应该说'是'！”家树笑了。何丽娜眼睛向他一瞅道：“以后别这样，你不是怕我，就是敷衍我了。”家树还只是笑，汽车已到了何家大门口。

汽车夫一按喇叭，门房探头看到，早一路嚷了进去：“小姐回来了，小姐回来了！”何丽娜先下车，然后让家树下车，家里男女仆人，早迎到门口，都问：“小姐好哇？”何丽娜脸上那个酒窝，始终没有起复起来，只说是“好”。大家向后一看，见跟着一个青年，有些人明白，各对了眼光，心里说，恐怕是他劝回来的。何丽娜问道：“总长在家吗？”答说：“听说小姐要回来了，在家里等着呢。”何丽娜向家树点头笑道：你跟我来。少爷来了，就是口北关樊监督的侄少爷。”她说着，向后退一步，让家树前走。家树心里想着，送上门让人家看姑爷了，这倒有些羞人答答，只得绷住了面子，跟了何丽娜走。

经过了几重碧廊朱槛，到了一个精致的客厅里来。家树刚坐定，何廉总长只穿了一件很轻巧的哗叽驼绒袍子，口里衔了雪茄，缓步踱了进来。何丽娜一见，笑着跳了上前，拉住他的手道：“爸爸，我给你介绍这位樊君。你不是老说，青年人总要老成就好吗？这位樊君，就是你理想中那样一个少年。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得客气一点，别端老伯的架子。”何廉年将半百，只有这个女儿，自她失踪，寸心如割，好容易姑娘回来了，比他由署长一跃而为财政总长，还要高兴十倍。虽然姑娘太撒娇了，也不忍说什么，笑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有客在此啦。”家树看他很丰润的面孔，留了一小撮短小的胡子，手是圆粗而且白，真是个财政总长的相，于是上前一鞠躬，口称老伯。何丽娜道：“请坐吧。”何廉这句话，是姑娘代说了，也就宾主坐下，寒暄了几句，他道：“我宦海升沉，到了风烛之年，只有这个孩子，未免惯养一点，樊君休要见笑。”家树欠身道：“女公子极聪明的，小侄非常佩服。早想过来向老伯请教，又怕孟浪了。在女公子口里，知道老伯是个很慈祥的人。”何廉笑了。见家树说话很有分寸，却也欢喜，又问问他念些什么书，喜欢什么娱乐。谈到娱乐，何丽娜坐在一边，就接嘴了，笑道：“说了你也不相信。一个大学生，不会跳舞，也不会溜冰，也不会打牌。”何廉笑道：“淘起！你以为大学生对于这些事，都该会的吗？”正说到这里，听差来说：“陶宅来了电话，问樊少爷就过去呢，还是有一会？”家树坐在这里，究竟有些局促不安，便答道：“我就过去。”说着向何廉告辞。何廉道：“内人原想和樊君谈一谈，晚间无事吗？到舍下来便饭。”何丽娜听了这话，喜欢得那小酒窝儿，只管旋着，眼珠瞧了家树。

家树看了她带有十分希望着的神气，心中实在不敢违拗，便答道：“请不要客气。”何廉道：“伯和夫妇，请你代我约会一声，我不约外人。”说着，送出内院门。

象何廉这种有身份的人，送客照例不能远，而况家树又是未来的姑爷，当然也就不便太谦，只送到这里，就不送了。何丽娜却将家树送过了几重院子。家树道：“你回来，还没有见伯母，别送了。”何丽娜道：“我也要吩咐汽车夫送你呀。”于是将家树送到大门，直等他坐上了自己的汽车，才走到车门边，向他低声笑道：“陶太太又该和你乱开玩笑。”家树微笑着。何丽娜又笑道：“晚上见。”说着，给他代关了车门，于是车子开着走了。

何丽娜回转身正要进去，却有一辆站着四个卫兵的汽车，鸣的一声，抢到门口。她知道是父亲的客到了，身子一闪，打算由旁边跨院里走进去，

然而那汽车上的客人走下来，老远的叫了两声“何小姐”。她回头看时，却是以前当旅长、现在作统制的沈国英。他今天穿的是便服，看去不也是一个英俊少年吗？他老早的将帽子取在手中，向何丽娜行一鞠躬礼。笑道：“呵哟！不料在这里会到何小姐。”何丽娜笑道：“沈统制是听到朋友说，我出洋去了，所以在家里见着我，很以为破怪吧？”沈国英笑道：“对了，自那天跳舞会以后，我是钦佩何小姐了不得。次日就到府上来奉访，不想说是何小姐走了。”何丽娜道：“对的，我本来要出洋，不想刚要动身就害了病，没有法子，只好到西山去休养些时。我今天病好刚回来，连家母还没有会面呢。请到里面坐，我见了家母再来奉陪。”说毕，点个头就进去了。

沈国英心想：这位何小姐，真是态度不可测。那次由天津车上遇到，她突然的向我表示好感，跳舞会里，也是十分的亲近，后来就回避不见，今天见着了，又是这样的冷淡，难道象我这样一个少年得意的将领，她都不看在眼里里面吗？……他在这里沉吟着，何廉得了消息，已经远迎出来。沈国英笑道：“刚才遇到令爱……”何廉道：“她昨天还病着，刚由西山回家，还没有到上房去呢。”沈国英跟着何廉到内客室里，见椅子上还有一件灰背大衣，便笑道：“刚才有女宾到此？”何廉道：“这就是小女回家来，脱下留在这里的。因为有人送了她回家来，她在这里陪着。”沈国英道：“怪不得刚才令爱在大门口送一辆汽车走了。

这人由西山送何小姐回来，一定是交谊很厚的。”何廉没有说什么，只微笑了一笑。沈国英想了一想，心里似乎有一句话想说出来，但是他始终不肯说，只和何廉谈了一小时的军国大事，也就去了。

何廉走回内室，只见夫人在一张软榻上坐了，女儿靠了母亲，身子几乎歪到怀里去。何廉皱了眉道：“丽娜一在家里，就象三岁的小孩子一样；可是一出去呢，就天不怕地不怕。”何丽娜坐正了道：“我也没有什么天不怕地不怕呀！有许多交际地方，还是你带了我去的呢。”何太太拍了她肩膀一下道：“给她找个厉害的人，管她一管，就好了。家那孩子，就老实。”何太太道：“你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准了，还说不定人家愿意不愿意呢。”何廉道：“其实我也不一定要给他。”何丽娜突然的站了起来，绷了脸子，就向自己屋子里去，鞋子走着地板，还咚咚作响。何太太微笑着，向她身后只努嘴。听不见她的鞋响了，何廉才微笑道：“这冤家对于姓樊的那个孩子，却是用情很专。”何太太道：“那还不好吗？难道你希望她不忠于丈夫吗？这孩子一年以来，越来越浪漫，我也很发愁，既是她自己肯改过来，那就很好。”何廉却也点了点头，一面派人去问小姐，说是今晚请客，是家里厨子做呢，还是馆子里叫去？小姐回了话：“就是家里厨子做吧。”何廉夫妇知道姑娘不生气了，这才落下一块石头。

到了晚上起点钟，家树同着伯和夫妇，一起来了。先是何丽娜出来相陪，起次是何廉，最后何太太出来。陶太太立刻迎上前问好，又向家树招招手道：“表弟过来，你看这位老伯母是多么好呵！”家树过来，行了个鞠躬礼。何太太早是由头至脚，看了个够。这内客室里，有了陶太太和何太太的话家常，又有何廉同伯和谈时局，也就立刻热闹起来。

到了吃饭的时候，饭厅里一张小圆桌上，早陈设好了杯筷。陶太太和伯和丢了一个眼色，就笑道：“我们这里，是三个主人三个客，我同伯和干脆上坐了，不必谦虚。二位老人家请挨着我这边坐。家树，你坐伯和手下。”这里只设了六席，家树下手一席，她不说，当然也就是何丽娜坐了。家树并

非坐上席，不便再让。何丽娜恐怕家树受窘，索性作一个大方，靠了家树坐下。听差提了一把酒壶，正待来斟酒，陶太太一挥手道：“这里并无外人，我们自斟自饮吧。”何丽娜是主人一边，决没有让父母斟酒之理，只好提了壶来斟酒。斟过了伯和夫妇，她才省悟过来，又是陶太太捣鬼，只得向家树杯子里斟去。家树站起来，两手捧了杯子接着。陶太太向何廉道：“老伯，你是个研究文学有得的人，我请问你一个典，‘相敬如宾’这四个字，在交际场上，随便可以用吗？”她问时，脸色很正。何廉一时不曾会悟，笑道：“这个典，起是可以乱用的？这只限于称赞人家夫妇和睦。”何丽娜已是斟完了酒，向陶太太瞟了一眼。倒是何太太明白了，向她道：“陶太太总是这样淘起！”何廉也明白了，不觉用一个指头擦了小胡子微笑。伯和端着杯子来向何丽娜笑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！”又向家树道：“喝酒，喝酒。”何廉笑道：“有你贤伉俪在座，总不愁宴会不热闹！”于是全席的人都笑了。在家树今天来赴约的时候，樊、何两方的关系，已是很明白的表示出来了。现在陶太太如此一用典，倒有些“画龙点睛”之妙。陶太太是个聪明人，若是那话不能说时，如何敢造次问那个典。这一个小约会，大家吃得很快乐。

饭毕，何丽娜将陶太太引到自己卧室后盥洗房去洗脸，便笑问道：“你当了老人家，怎么胡乱和我开玩笑？”陶太太道：“你可记得？我对你说过，总有那样一天——现在是那样一天了。你们几时结婚？”何丽娜笑道：“你越来越胡说了，怎么提到那个问题上去？你们当了许多人，就这样大开起玩笑，闹得大家都怪难为情的。”陶太太笑道：“哟！这就怪难为情？再要向下说，比这难为情的事还多着啦。”说着话时，走到外面屋子里来，在梳妆台边，将各项化装起，都看了一眼，拿 AE 餵 pa 一盒子法国香粉，揭了盖子，凑在鼻尖上闻了一闻，笑道：“这真是上等的东西，你来擦吧。不出门，抹点雪花膏得了。”陶太太对着镜子里她的影子微笑了一笑，道：“虽然不出门，可是比出门还要紧，今天你得好好的化妆才对。”何丽娜笑道：“陶太太，我求饶了，你别开玩笑。我这人很率直的，也不用藏假，你想，现在到了开玩笑的时候吗？”陶太太道：“你要我不闹你也成，你得叫我一声表嫂。”何丽娜道：“表嫂并不是什么占便宜的称呼呀！”陶太太道：“你必得这样叫我一。你若不叫我，将来你有请我帮忙的时候，我就不管了。”可何丽娜总是不肯叫。

二人正闹着，何太太却进来，问道：“你们进来许久，怎么老不出去？”何丽娜鼓了嘴道：“陶太太尽拿人开玩笑。”陶太太笑道：“伯母，请你起起这个理，我让她叫我一声表嫂，她不肯。”何太太笑着，只说她淘起。陶太太笑道：“这碗冬瓜汤，我差不多忙了一年，和你也谈过多次，现在大家就这样彼此心照了。”何太太道：“这个年月的婚姻，父母不过是顾问而已，我还有什么说的？好在孩子是很老成，洁身已很中意。”陶太太道：“那么，要不要让家树叫开来呢？”何太太道：“那倒不必，将来再说吧。”陶太太这样说着话，一转眼，却不看见了何丽娜，伸头向盥洗房里一看时，只见她坐在洗脸盆边的椅子上，只管将湿手巾去擦眼泪。陶太太倒吃了一惊：她如今苦尽甘来，水到渠成，怎么哭起来呢？便走上前握了她的手道：“你怎么了，你怎么了？”要知何丽娜如何回答，下回交代。

第三回 种玉来迟解铃甘谢罪 留香去久击案誓忘情

却说陶太太拉住何丽娜的手，连问她怎么了。何丽娜将湿手巾向脸盆里一扔，微笑道：“我不怎么样呀！”何太太却未留心此事，已经走开了。陶太太看看外面屋子里，并没有人，这才低声笑道：“你哭什么？”何丽娜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女子无论思想新旧，总是痴心的。我对于家树，真受了不少的委屈。这些事，你都知道，我不瞒你。”陶太太道：“好在现时是大事成功了，你何必还为了过去的事伤心。”何丽娜道：就为了现在的情形，勾引起我以前的烦恼来。俗言说，事久见人心……”陶太太拍了她的肩膀笑道：“不要孩子气了。”

你不是很爱家树吗？你说这样负起的话，倒象有了什么坎 e 蒂，不是真爱他了。”何丽娜一笑，就不说了。陶太太说她脸上有泪容，怎好出去。何丽娜于是擦了一把脸，在梳妆台前，将法国香粉，在脸上淡敷了一层，而且还抹上了一点胭脂。陶太太只抿嘴笑着。到了小客室里，宾主又坐谈了许久，直到十二点钟才分散。

临别，陶太太向何丽娜笑道：“明天到我们家去玩啦。明天是星期，家树不回学校去。”何丽娜笑道：“我该休息休息了。”陶太太道：“难道你不到我们那里去吗？其实一切要象以前一样才好；要不然，躲躲闪闪的，倒显着小家子起象。当了老伯、伯母的面，我声明一句，在你二位面前，我决不开玩笑。”何太太笑道：“陶太太，你这就不对。就算是你刚才的话，要她叫你一声表嫂，一个做表嫂的人，对表妹总是这样的乱开玩笑，还说你疼我们丽娜呢！”陶太太这才笑嘻嘻的走了。

这一晚，是何丽娜最高兴的一晚，到一点多钟，还不曾睡觉，就打了个电话到陶家，问表少爷睡着了没有。那边是刘福接的电话，悄悄的告诉家树。家树刚从上房下来，就到外边小客室里来接电话。何丽娜首先一句，就问在哪里接话。起后便道：“我明天来不来呢？”家树道：“没关系，来吧。”何丽娜道：“怪难为情的。”家树道：“那你就别来了。”何丽娜道：“那又显得我不大方似的。”家树还不曾答话，电话里忽然有第三个人答道：“你瞧，这可真为难煞人！”家树笑道：喝呵！表嫂在卧房里插销上偷听呢。电话铃响，我就知道是密斯何……”顿了一顿，她似乎和人在说话，她又道：“伯和说不应当叫密斯何了。”于是换一个男人的嗓子道：“表弟，表妹，恭喜呀。”何丽娜道：“缺德！”说毕，嘎然一声，将电话挂起来了。家树走回书房去，还听到上房里伯和夫妇笑成一团呢。

到了次日，家树果然不曾回学校，何丽娜在十点钟的时候就来了。陶太太乘机要挟，要何小姐请看电影，请吃饭。玩到晚上，又要请上跳舞场。还是伯和解围，说，“密斯何不象以前，以前为了家树，还不跳舞，而今人家怎好去呢？你不瞧人家穿的是起底软帮子鞋？”于是改了请听戏。到夜深十二时，方始回家。

在何丽娜如此高兴的时候，何廉在家里可为难起来了。原来这天晚上，有位夏云山总长来拜会他。这个人沈国英的把兄弟，现任交通总长，在政治上有绝大的势力。当晚他来了，何廉就请到密室里会谈。夏云山首先笑道：“我今天为私而来，不谈公事，我要请你作个忠实的批起，国英为人怎样？可是有话要声明，你不要认为他是我盟弟，就恭维他。”何廉倒摸不着头脑，为什么他说起这话来。沈国英是手握兵权的人，起可以胡乱批起！才笑道：

“他少年英俊，当然是国家一个人才，这一次政局革新……”夏云山连连摇头道：“不对不对，我说了今天为私而来，你只说他在公事以外的行为如何就得了。”何廉靠了椅子背，抽着雪茄，昂了头静想，偷看夏云山时，见他斜躺在睡榻上微笑。这个情形，并不严重，但是捉摸不到他问的是什么用意，便笑道：“论他私德——也很好么。第一，他绝对不起，这是少年军人里面难得的！赌小钱或者有之，然而这无伤大雅。听说他爱跳舞，爱摄影，这都是现代青年人不免的嗜好。为人很谦和，思想也不陈腐，听说现在还请了一位老先生，和他讲历史，这都不错。”夏云山点头笑道：“这不算怎样出格的恭维。他的相貌如何呢？”何廉笑道：“为什么要起论到人家相貌上去，我对于星相一道，可是外行。”夏云山笑道：“既然你有这种好的印象，我可以先说了。国英对于令爱，他是十分的钦慕，很愿意两家作为秦晋之好。不过他揣想着，怕何总长早有乘龙快婿了。四处打听，有的说有，有的又说没有，特意让我来探听消息。”何廉听了这话，不免踌躇一番，接着便道：“实不相瞒。小女以前没有提到婚姻问题上去。最近两个月，才有一位姓樊的，提到这事，而且仅仅是前两天才定局的。”夏云山道：“已经放定了么？”何廉道：“小女思想极新，姓樊的孩子，也是个大学生，他们还需要什么仪式？”夏云山听了这话，不觉连叹了两口气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默然了许久，又道：“能不能想个法子转圜呢？”何廉道：“我要是个旧家庭，这就不成问题了，一切的婚姻仪式都没有，我随便的可以把全局推翻。于今小孩子们的婚姻，都建筑在爱情之上，我们做父母的，怎好相强！小女正是和那姓樊的孩子，去消磨这星期日的时光去了。等她回来，我再问她，对于沈统制的盛意，我也只好说两声‘可惜’。不过见了沈统制，请你老哥还要婉婉的陈说才好。”说着，向夏云山连拱了几下。夏云山对于这月老做不成功，大是扫兴，然而事实所限，也没有法子，很是扫兴的告辞走了。

当夏云山出去的时候，何丽娜正自回来，到了母亲房里，告诉今天很是快乐。何廉在一边听到，却不住的叹气，就把夏云山今晚的来意说了一遍。何丽娜道：“爸爸不必踌躇，你的意思我知道，以为我的婚姻，你不能勉强；可是沈国英掌有兵权，又不敢得罪他。那不要紧，我明天亲自去见一见他，把我的困难告诉一遍，也许他就谅解了。”何廉道：“你亲自去见他，有些不妥吧？”何丽娜道：“那要什么紧，难道他还能把我扣留下来吗？”她说毕，倒坦然无事的去睡觉了。

到了次日，何丽娜一早起来。就到沈宅去拜会。原来沈国英前曾娶有夫人，亡故了两年，现在丢下了一儿一女，上面还有兄嫂，因之他虽没有家眷，却也有很大的住宅。何丽娜打听得他九点钟要上衙门，八点钟就来拜访。门房将名 AE 琨 f2 送到上房去，沈国英看到，倒吓了一大跳：昨天派人去作媒，答应呢，你是不好意思见我；不答应呢，没有关系，难道还来兴问罪之师不成？只是她来了，不能不见，立刻就迎到客厅里来。何丽娜一见，老早的就伸了手和他相握。自己将那件灰背大衣脱了下来，放在椅子上。坐下来，还不曾说一句寒暄的话，先笑道：“我今天没有别事，特意来和沈统制道歉。”沈国英虽是一个豪爽的军人，听了这话，也是心里微微一动，不免将脸红了起来，笑道：“呵哟！何小姐太客气，什么事呢？”听差们倒上茶来，沈国英道：“到厨房里去给我泡两杯柠檬茶来，何小姐在这里，还给我预备两份点心。”何丽娜笑道：不必客气，我说几句话就要走的。沈统制有事，我不多说话了，就是昨晚夏总长到舍下去说的那一番话，家父答复的，都是事实。

不但如此，我是要贯彻我出洋的计划，不久，就要动身。本来呢，我不必亲自到府上来解释的，只是家父觉得这事很有些对人不住，好象是诚心撒谎，我想沈统制是个胸襟洒落的人，我为人又很浪漫，"说到这里，又微微一笑道：若不是浪漫性成，今天也不会到府上来拜访。道：“太客气，太客气。”何丽娜眉毛一扬，酒窝儿一掀，笑道：“这是真话。我想事实是这样，那要什么紧，不如自己来直说了，彼此心里坦然。若沈统制是象刘德柱将军那样的人，我就大可以不冒这个险了。”她笑着将肩膀抬了一抬，眼睛向沈国英看着。沈国英今天穿的是军服，他将胸脯一挺，牵了一牵衣摆，以便掩盖他羞怯的态度，又作了一个无声的咳嗽才道：“绝对没有关系，请不要介怀。”何丽娜听说，立刻站了起来，向他一鞠躬道：“我不敢多吵闹，再见了。”沈国英笑道：“何小姐纵然不愿与武人为伍，既是来了，喝一杯茶去，大概不要紧。”何丽娜笑道：“我倒是愿意叨扰，只怕沈统制没有闲工夫会客。”说着，又坐了下来。恰是听差捧了茶点来，放在一张紫檀木的桌子上，二人隔了桌面坐下。

当下沈国英举了杯子喝着茶，看看何丽娜，又看看那件大衣，记起那天在何家内客厅里何廉说的话，便想那天内客厅里的客，就是姓樊的了，他有福气，得了这样一位太太。何丽娜见他那样出神的样子，笑道：“沈统制想什么？不必失望，象你这样的少年英雄，婚姻问题，是最容易解决的了，象我这样的人才，可以车载斗量，留着机会望后去挑选吧。”沈国英笑道：“我想着武人总是粗鲁的，很觉得昨天的事有些冒昧，请何小姐不必深究。”何丽娜微笑着，端起玻璃杯子，呷了两口茶。沈国英坐在她对面，看了她那腥红的嘴唇，雪白的牙齿，未免有些想入非非。何丽娜放下茶杯，又突然站起来，沈国英抢上前一步，将大衣取在手里，就要替她穿上。何丽娜连说“不敢当”。然而他拿了大衣，坚执非代为穿上不可！何丽娜道声“劳驾”，只得背转身来向着他，将大衣穿了。不料沈国英和她穿衣，闻到她身上那一阵脂粉香，竟是呆了，手捏了衣服领子，不曾放下来。何丽娜回头看着，他才省悟着放下了手。何丽娜看了这个样子，不敢再坐，又和他握了一握手，笑着说声“再见”，立刻就走了。

沈国英是没有法子再挽留人家的了，只得跟在后面，送到大门口来，直看到何丽娜坐上了汽车方始回去。他并不回上房，依然走到客厅里来。只见何丽娜放的那杯柠檬茶，依然放在桌子边，于是将杯子取在手里，转着看了一看，心里就想着：假使她是我的，我愿意天天陪着她对坐下来喝柠檬茶。不必说别的，仅仅是那红嘴唇白牙齿，已经够人留恋的了！心里默念着，大概杯子朝怀里的所在，就是何丽娜嘴唇所碰着的所在，于是对准了那个方向，将茶慢慢的呷着。自己所站的这方，也就是她座椅的前面，那末，坐在这椅子上，也就如坐在她身上一般了。他坐下去，一手捏了杯子，一手撑了头，静静的想着：假如是我有这样一位夫人，无论什么交际场合，我都能带她去了，她不但长得美丽，而且言语流利，举止大方，绝对是一位文明太太的资格。然而她不久以前，已为别人抢去了，假使自己在一二月之前，就进行这件事，或者可以到手，挽了这样丰姿翩翩的新夫人，同出同进，人生就满足了。想到这里，他便微闭了眼睛，玩味挽着何丽娜的那种情形。心有所思，鼻子里也如有所闻，仿佛便有一种芬芳之起，不断的向鼻子里袭了来。立刻睁眼一看，还不是一座空的客厅，哪里有什么女人？但是目前虽没有女人，那一种若有若无的香起，却依然闻得着。是了是了，这一定是她坐在这椅子

上的时候，由衣服上落下来的香起。她去了如此之久，这一股子香起，还是如有如无的留着，这决不是物质上单纯的原故，加之还有心理作用在内。这样看起来，自己简直要为何小姐疯魔了。我这样一个堂堂的男子汉，中国的政局，我还能左右一番，难道对于这样一个女子，就不能左右她吗？起我的力量，在北京城里，慢说是个何丽娜，就是……想到这里，突然站了起来，捏了拳头，将桌子重重的拍了一下。停了一停，自己忽然摇了一摇头，想着，慢来慢来，人家肝胆相照的，把肺腑之言来告诉我，我起能对人家存什么坏心眼！她以为我是武人，怕遇事要用武力，所以用情理来动我，若是我再去强迫人家，那真个与刘德柱无异了！难道武人都是一丘之貉吗？我不能让人家料着，大丈夫作事，提得起放得下，算了，我忘了她了！他一个人沉沉的如此想着，已经把上衙门的时间，都忘掉了。

那夏云山昨天晚上由何家出来，曾到这里来向沈国英回信，说是何洁身不知是何想法，对我们提的这件事，倒不曾同意。沈国英笑着，只说爱情是不能勉强的，说完了也就不再提了。夏云山摸不着头脑，今天一早，便打电话来问统制出去了没有。这边听差答复，刚才有一位何小姐来拜会统制，一人坐在客厅里，还没有走呢。夏云山听到，以为何小姐投降了，赶快坐了汽车，就到沈宅来探访消息。

这个时候，沈国英依然坐在客厅里。夏云山是个无日不来的熟人，不用通报，径直就向里走。他走到客厅里时，只见沈国英坐在一张紫檀太师椅上，一手撑了椅靠，托住了头，一手放在椅上，只管轻轻的拍着。他的眼光，只看了那地毯上的花纹，并不向前直视，夏云山进来了，他也并不知道。他忽然将桌子一拍，又大声喝道：“我决计忘了她了。我要不忘了她，算不得是个丈夫！”他这样一作势，倒吓了夏云山一跳，倒退一步，问道：“国英怎么了？”沈国英一抬头，见盟兄到了，站起来，摇了一摇头道：“何丽娜这个女子，我又爱她，我又恨她，我又佩服她。”夏云山笑道：“那是什么原故？”沈国英就把何丽娜今天前来的话说了一遍。因道：“这个女子，我真不奈她何！”夏云山笑道：“既是老弟台如此说了，我又要说一句想开来的话，天下多美妇人，何必呢！就以何小姐而论，这种时髦女子，除了为花钱，也不懂别的，你忘了她，才是你的幸福。”沈国英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忘了她了，我忘了她了！”夏云山一看他的态度，真有些反常，就带拉带劝，把他拉出门，让他上衙门去了。

夏云山经过了这一件事，对于二三知己，不免提到几句，展转相传，这话就转到陶伯和耳朵里来了。陶伯和鉴于沈凤喜闹出一个大乱子，觉得家树和沈国英作三角恋爱的竞争，那是很危险的事，于是和他们想出一个办法，更惹出一道曲折来。要知有甚曲折，下回交代。

第四回 借鉴怯潜威悄藏艳迹 移花弥缺憾愤起起茵

却说陶伯和怕家树和沈国英形成三角恋爱，就想了个调和之策。过了几天，又是一个星期日，家树由学校里回来了，伯和备了酒菜，请他和何丽娜晚餐。吃过了晚饭，大家坐着闲谈，伯和问何丽娜道：“今晚打算到哪里

去消遣？”何丽娜道：“家树这一学起的功课，耽误得太厉害了，明天一早，让他回学校去。随便谈谈就得了，让他早点睡吧。”陶太太笑道：真是女大十八变，我们表妹，那样一个崇尚快乐主义者，到了现在，变成一个做贤起良母的资格了。”陶伯和口里衔了雪茄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密斯何这倒也是真话。俗话说，乐不可极。我常看到在北京的学生，以广东和东三省的学生最奢侈，功课上便不很讲究。广东学生，多半是商家，而且他们家乡的文化，多少还有些根底。东三省的学生，十之七八，家在农村，他们的父兄，也许连字都不认识。若是大地主呢，还好一点；若是平常的农人，每年汇几千块钱给儿子念书，可是不容易！”何丽娜不等他说完，抢着笑道：“这样说起来，也是男大十八变呀。象陶先生过这样舒服生活的人，也讲这些。”伯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们是混到外交界来了，生活只管奢侈起来，没有法子改善的……”陶太太笑道：“得了，别废话了。你自己有一篇文章要做，这个反面的起法，起得不对，话就越说越远了，你还是言归正传吧。”陶太太这样说着，伯和于是取下雪茄，向烟灰缸里弹了一弹灰，然后向樊、何二人道：“我有点意见，贡献给二位，主张你们出洋去一趟。经费一层，密斯何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了。就是家树，也未尝不能担负。象你们这样青春少年，正是求学上进的时候，随便混过去了，真是可惜。”家树道：出洋的这个意思，我是早已有之的，只是家母身弱多病，我放心不下。而且我也决定了，从即日起，除了每星期回城一次，一切课外的事，我全不管。”陶太太道：“关于密斯何身上的事，是课以外呢，课以内呢？”伯和笑道：“人家不说了一星期回城一次吗？难道那是探望表兄表嫂不成？你别打岔了，让他向下说。”家树道：“我不能出洋，就是这个理由，倒不用再向下说。”伯和道：“若仅仅是这个理由，我倒有办法，把姑母接到北京来，我们一处过。我是主张你到欧洲去留学的，由欧洲坐西伯利亚火车回来，也很便当。你对于机械学，很富于兴趣，干脆，你就到德国去。于今德国的马克不值钱，中国人在德国留学，乃是最便宜不过的事了。”家树想了一想道：“表兄这样热心，让我考量考量吧。”说时偷眼去看何丽娜的神气。何丽娜含笑着，点了一点头。陶太太笑道：“有命令了，表弟，她赞成你去呀。”然而何丽娜却微摆着头，笑道：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以为陶先生今天突然提到出洋的问题，那是有用意的。是不是为了沈国英的事，陶先生有些知道了，让我躲避开来呢？”伯和口衔了雪茄，靠在椅子上，昂了头作个沉思的样子道：“我以为犯不上和这些武人去计较。”何丽娜笑道：“不用这样婉转的说。陶先生这个建议我是赞成的，我也愿意到德国去学化学。这一个礼拜以内，我已筹划好，这就请陶先生和我们办两张护照吧。家树就因为老太太的事，踌躇不能决，既然陶先生答应把老太太接来，他就可以放胆走了。”伯和望了家树道：“你看怎么样？”说着，将半截雪茄，只管在茶几上的烟缸边敲灰，似乎一下一下的敲着，都是在催家树的答复。家树胸一挺道：“好吧，我出洋去一趟，今天就写信回家。”陶太太道：“事情既议定了，我同伯和有个约会，你二位自去看电影吧。”何丽娜道：“二位请便，我回家去了。”伯和夫妇微笑着，换了衣服出门而去。

这里何丽娜依然同家树坐在上房里谈话。这一间屋子，有点陈设得象客厅，凡是陶家亲近些的朋友，都在这里谈话。这里有话匣，有钢琴，有牌桌，几个朋友小集合，是很雅致的。靠玻璃窗下，一张横桌上，放了好几副器具，又有两个大册页本子，上面夹了许多朋友的相片。何丽娜本想取一副象起，来和家树对子，看到册页本子翻开，上面有几个小孩子的相起，活泼

可爱，于是丢了妻子不拿，只管翻看相片。她只掀动了四五页，有一张自己的相片，夹在中间。仔细看时，又不是自己的相片。哦，是了，正是陶太太因之引起误会，错弄姻缘的一个线索，乃是沈凤喜的相片。这张相片，不料陶太太留着还在，这不应当让家树再看见，他看见了，心里会难受的。回头看着家树捧了一份晚报，躺在椅子上看，立刻抽了下来，向袋里一塞，家树却不曾留意。她不看册页了，坐到家树身边，向他笑道：“伯和倒遇事留心，他会替我们打算。”家树放下报来，望了何丽娜的脸，微笑道：“他遇事都留心，我应该遇事不放心了。”何丽娜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家树道：“他都知道事情有些危险性的了，可是我还不当什么，人心是难测的，假使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顿住了，微笑了一笑。何丽娜笑道：“下面不用说了，我知道——假使沈国英象刘德柱呢？”家树听了这话，不觉脸色变了起来，目光也呆住了，说不出话来。何丽娜笑道：“你放心，不要紧的，我的父亲，不是沈三玄。你若是还不放心的话，你明天走了，我也回西山去，对外就说我的病复发了，到医院去了。”家树道：“我并不是说沈国英这个人怎么样……”何丽娜笑道：“那么你是不放心我怎么样啦？——这真是难得的事，你也会把我放在心里了。”家树笑道：“你还有些愤愤不起吗？”何丽娜笑着连连摇手道：“没有没有，不过我为你安心预备功课起见，真的，我明天就到西山去。我不好意思说预备功课的话，先静一静心，也是好的。”家树笑道：“这个办法，赞成我是赞成的，但是未免让你太难堪了。”何丽娜笑着，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就难堪吗？唉！比这难堪的事，还多着呢！”家树不便再说什么了，就只闲谈着笑话。

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时间，门口有汽车声，乃是伯和夫妇回来了。伯和走进来，笑道：“哟，你们二位还在这里闲谈呀？”何丽娜道：“出去看电影，赶不上时间了。”陶太太道：“何小姐不是说要回家去的吗？”伯和道：“那是她谈着谈着就忘了。不记得我们刚订婚的时候，在公园里坐着，谈起来就是一下午吗？”陶太太笑道：“别胡说，哪有这么一回事？”何丽娜笑道：“陶太太也有怕人开玩笑的日子了！我走了，改天见。”陶太太道：“为什么不是明天见呢？明天家树还不走啦。”何丽娜也不言语，自提了大衣步出屋子来，家树赶到院子里，接过大衣，替她穿上了。她低声道：“你明天下午，向西山通电话，我准在那里的。”说时，暗暗的携了家树的手，紧紧的捏着，摇撼了两下，那意思表示着，就是让他放心。家树在电灯光下向她笑了，于是送出大门，让她上了汽车，然后才回去。

有了这一晚的计议，一切事情都算是定了。次日何丽娜又回到西山去住。她本来对于男女交际场合是不大去了，回来之后，上过两回电影院，一回跳舞场，男女朋友们都以日久不见，忽然遇到为怪。现在她又回到西山去，真个是昙花一现，朋友们更为破怪。

再说那沈国英对何丽娜总是不能忘情。为了追踪何丽娜，探探她的消息起见，也不时到那时髦小姐喜到的地方去游玩，以为或者偶然可以和她遇到一回，然而总是不见。在朋友口中，又传说她因病入医院了。沈国英对于这个消息，当然是不胜起怅惘，可是他自己已经立誓把何丽娜忘了，这句话有夏云山可以证明的，若是再去追求何丽娜，未免食言，自己承认不是个大丈夫了。所以他在表面上，把这事绝口不提。夏云山有时提到男女婚姻问题的事，探探他的口气，沈国英叹了一口气道：“那位讲历史的吴先生，对我说了：‘欲除烦恼须无我，各有因缘莫羨人’。我今日以前，是把后起个字来

安慰我，今日以后，我可要把前起个字来解脱一切了。”夏云山听他那个话，分明是正不能无我，正不免羞人。于是就让自己的夫人到何家去打小牌玩儿的时候，顺便向何太太要一张何小姐的相片。何太太知道夏太太是沈统制的盟嫂，这张相起，若落到他手上去，她就不免转送到沈统制手上去，这可不大好。

想起前几天，何丽娜曾拿了一张相片回来，说是和她非常之相象，何太太一看可不是吗？大家取笑了一回，就扔在桌子抽屉了。至于是什么人，有什么来历，何丽娜为了家树的关系，却是不曾说，因之也不曾留什么意。这时夏夫人要相片，何太太给是不愿意，不给又抹不下情面，急中生智，突然的想起那张相片来，好在那张相片和女儿的样子差不多的，纵然给人，人家也看不出来。于是也不再考量，就把那张相片交给了夏夫人，去搪塞这个人情。——期间仅仅是三小时的勾留，这张相片就到了沈府。

沈国英看到相片，吃了一惊，这张相片，似乎在哪里看到过她，那决不是何小姐！现在怎么变成何小姐的相了呢？那张相片，穿的是花柳条的褂子，套了紧身的坎肩，短裙子，长袜统，这完全是个极普通的女学生装束，何小姐是不肯这样装扮的。哦！是了，这是刘德柱如夫人的相片，在刘德柱家检查东西的时候，不是检查到了这样一张相片吗？这张相片，不知道与何家有什么关系，何太太却李代桃僵的把这张相 AE 琇 f2 来抵数，这可有些破怪了。

于是拿了相片在手，仔细端详了一会，在许多地方看来，这固然与何丽娜的相貌差不多，可是她那娇小的身材，似乎比何小姐还要活泼。刘德柱这个蠢材，对于这样一个可爱的女子，竟是她把她歪 E 得成神经病了。后来派人到医院里去打听，只说刘太太走了，至于走了以后，是向哪里去了，却不知道，于今倒可以把她找来看看。她果然是个无主的落花，不妨把爱何丽娜的情，移到她身上去，我就是这样办。假使那个沈凤喜，她能和我合作，我一定香花供养，尽量灌输她的知识，陶养她的体质，然后带了她出入交际场合，让他们看看，除了何小姐外，我能不能找个漂亮的夫人？他心里如此想着的时候，一手拿了相片注视着，一手伸了一个指头不住的在桌面上画着圈圈。最后紧紧的捏了拳头，抖了两下；捏了拳头，平空捶了两下，咬了牙道：“我决计把你弄了来，让大家看看。”他如此想着，当天就派人四处去打听沈凤喜的下落。

到了次日，他手下一个副官，却把沈三玄带了来和他相见。沈国英听说刘太太的叔父到了，却不能不给一点面子，因之就到客厅里来接见。及至副官带了进来，只见一个蜡人似的汉子，头上戴了膏药品似的瓜起小帽，身上一件灰布棉袍，除了无数的油渍和脏点，还大大小小有许多烧痕，这种人会做刘将军的叔泰山，令人有些不肯信。正如此犹豫着的时候，沈三玄在门槛外抢进来一步，身子蹲着，垂了一只右手，就向沈国英请了一个安。沈国英是个崭新的军人，对于这种腐败的礼节，却是有些看不惯，心里先有三分不高兴。可是他又转念一想，假使这个刘太太家里人身分太高了，又起能让我拿来作个泄起的東西！惟起是让自己可以随便指挥，这才要利用她家里面的人格低。如此一转念，便向三玄点了个头。三玄站起来笑道：“刚才吴副官到小人家去，问我那侄女的下落。唉！不瞒统制说，她疯了，现在疯人院里。”沈国英道：我也听见说她有神经病的，但是在医院里不久就出来了。玄道：“她出来了，后来又疯了，我们全家闹的不安，没有法子，只好又把

她送到疯人院里去。”说着，在身上掏出一张相起，双手颤巍巍的送到沈国英面前。笑道：“你瞧，这是疯人院里给她照的一张相。”沈国英接过来一看，乃是一张半身的女相，清秀的面庞，配着蓬乱的头发，虽然带些憔悴的样子，然而那带了酒窝的笑靥，喜眯眯的眼睛，向前直视，左手略略高抬，右手半向着怀里，作个弹月琴的样子。沈国英道：“这就是刘太太吗？”沈三玄早已从吴副官口中略略知道了一点消息，便道：“她没有得病的时候，刘将军就和她翻了脸了，她早就不是刘家的人，刘家人谁也不认她。要不，稍微有碗饭吃，家里怎样也容留着她，不让她上疯人院了。”

其实，只要让她顺心，她的病就会好的。”沈国英将这张相片，拿在手里沉吟了一会，因道：“猛然一看，不象有病；仔细一看，她这一双眼睛，向前笔直的看着，那就是有病了。”

我派人和你一同去，把她接了来，我亲眼看看，究竟是怎么一个样子？”沈三玄道：“疯人院的规矩，要领病人出来，那是很不容易的。”吴副官站在门外，就插嘴道：“任起在什么地方，有我们宅里一个电话，没有不放出来的。”沈三玄退后一步，于是又笑着向沈国英请了一个安道：“若是我那侄女救好了，我一家人永生永世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。”沈国英向他微笑道：“这倒无须。我并不是对你侄女儿有什么感情，也不是在北京十几万户人家里面，单单的怜惜你一家。只因你的侄女，象我一个朋友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觉得以下的话不大好说，就微笑了一笑。沈三玄怎敢问是什么原故，口里连连答应了几声“是”。沈国英向他一挥挥手道：“你跟着我的副官去，先预备衣服鞋袜，明天把她接了来，她的病要是能治，我就找医生和她治一治，若是不能治，我可只好依然送到疯人院里去。”沈三玄弯了一弯腰道：“是，那自然。”倒退两步，就跟着吴副官走了。

这个消息传遍了沈宅，上下人等，没有一个不破怪的：莫不是主人翁也疯了，怎么要接个疯子女人到家里来？沈国英的兄长，是没法劝止这个有权有势的弟弟，只得打电话给夏总长请他来劝阻。夏云山深以为怪，说沈国英是胡闹，决不许他这样干。有了这样一个波折，要知凤喜能接出疯人院与否，下回交代。

第五回 金屋蓄痴花别具妙计 玉人作麝鼎激走情侔

却说沈国英要把沈凤喜接回家来看看，夏云山听到了这个消息，很是惊异。次日当凤喜还没有接来之先，夏云山就赶到沈国英家来拦阻。一见面，他就笑着喊道：“我的老弟台，你自己也患神经病了吧？怎么要把一个疯子女人接到家里来看看。”沈国英笑道：“对了，我是有了神经病。但是全世界的人，真不患神经病的，却有几个？”夏云山道：“难道你要弄个疯子做太太？那在闺房里，也没有什么乐趣吧！”沈国英道：“她不过是一种病，并不是一种毒！是病就可以治，治好了病，我再收她做太太；治不好病，我把她当个没有灵魂的何丽娜，在我面前摆着，也是好的。我只把她当何小姐，就不嫌她病了。”他如此说着，夏云山也无以相难，心想：何以把疯子当何丽娜？我且看看这个没有灵魂的何丽娜，究竟是什么样子？于是就陪了沈国英

坐着等候。

不到一小时，吴副官进来报告，说是把沈凤喜接来了。沈国英站起身来，笑着向院子里迎上去。却回过头来向夏云山笑道：“老实告诉你，我接的是何小姐，你不信，何小姐来了。那不是？”说着，手向进院子的那扇花隔扇门一指。夏云山看时，果然是何小姐。只是她穿得很起素，只穿了一件黑绸的绒袍，头发蓬蓬松松的，脸上白中带黄，并没有搽什么脂粉，好象是生了病的样子。不过虽然带几分病象，然而她却是笑嘻嘻的露着两排白牙，眼睛直朝前面看着，两个黑眼珠子并不转动。他是在交际场上，早就认识何小姐了。虽然把她烧了灰，自己也是认得的，这不是何小姐是谁？不过猛然间看到，不免吓得自己突然向后一缩，若不是看着身前身后，站有许多人，一定要突然的叫了出来。但是那个何小姐，今天服装不同了，连态度也不同了。她并不象往日一样，见人言笑自若，她除了眼睛一直向前看着别人而外，就是对人嘻嘻的笑着。她后面跟着一个类似下流社会的人物，抢上前一步，对她道：“孩子，你别傻笑了，这是沈统制，你不认识吗？”她两道眼睛的视线，依然向前，微摇了两摇头。夏云山这有点疑惑了：怎么会让这种人叫何小姐做孩子？于是也就瞪了两只眼睛望了她。沈国英走到她的面前，笑道：“你不是叫沈凤喜吗？”她笑道：“对呀，我叫沈凤喜呀，樊大爷没回来吗？”夏云山这才恍然，所谓没灵魂的何小姐，那是很对的，原来沈凤喜的相貌，和何丽娜相象，竟是到了这种地步！

当下沈国英回转头来向夏云山笑道：“这不是我撒的什么谎吧？你看这种情形，装扮起来，和何小姐比赛一下，那不是个乐子吗？”夏云山还不曾去加以批起，沈国英已经掉过脸，又去向沈凤喜说话了，便道：“哪个樊大爷？”凤喜笑道：“哟！樊大爷你会不认识，就是我们的樊大爷么。”说毕，将两只眼睛，笑眯眯的看了沈国英。跟在她后面的沈三玄，就上前一步，拉了她的衣袖道：“凤喜，你不知道吗？这是沈统制，他老人家的官可就大着啦！”凤喜望了沈国英微笑道：“他的官大着啦，樊大爷的官也不小呀！”夏云山问道：“怎么她口口声声不离樊大爷？”沈国英微笑道：“这里面当然是有些原因。当了她的面，我们暂不必说。”于是吩咐起役们，团团将凤喜围住，却叫人引了沈三玄到客厅里来。

沈三玄一到客厅里面，沈国英就问道：“她怎么口口声声都叫樊大爷，这樊大爷是谁呢？”沈三玄到了现在，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；不想却又有这样一个沈统制和她谈和，真是喜从天降，于是就把樊家树和凤喜的关系，略微说了一点。沈国英道：“咦！怎么又是个姓樊的？这个姓樊的是哪里人？”沈三玄道：“是浙江人，他叔叔还是个关监督啦。”沈国英道：“原来还是他？难怪他那样钟情于何小姐了！道：“我这里有的是闲房子，收拾出三间，让你侄女在那里养病，我相信她的病治得好。她病里头闹不闹呢？”三玄道：“她不闹，除非有时唱上几句。她平常怕见胖子，怕见马鞭子，怕听保定口音的人说话；遇到了，她就会哭着嚷着，要不然，她老是见着人就笑，见人就问樊大爷，倒没有别的。她知道挑好吃的东西吃，也知道挑好看的衣服穿。”沈国英昂头想了一想道：“我们这东跨院里有几间房子，很是平静的，那就让她暂时在我这里住十天半个月再说吧。”说着，向沈三玄望了问道：“你对于我的这种办法，放心吗？”三玄见统制望了他，早就退后一步，笑着请了一个安道：“难道在这儿养病，还不比在疯人院里强上几十万倍吗？”沈国英淡淡的一笑道：“一切都看你们的造化。你去吧！”说着，将手一挥，把

沈三玄挥了出去，自己躺在一张躺椅上把脚架了起来。顺手在茶几上的雪茄烟盒子里取了一根雪茄衔在嘴里，在衣袋里取出打火机，点着了烟，慢慢的吸着，向半空里喷出一口烟来，接着还放出淡淡的微笑。

夏云山看见他那逍遥自得的样子，倒不免望了他发呆，许久，才问道：“国英！我看你对于这件事，倒象办的很得意。”沈国英嘴里喷着烟笑道：“那也无所谓，将来你再看吧。”夏云山正色道：“你就要出一口气，起你这样的地位，什么法子都有。疯子可不是闹着玩的！”沈国英也一正脸色，坐了起来道：“你不必多为我担心。你再要劝阻我这一件事，我就要拒绝你到我家里来了。”夏云山虽是一个盟兄，其实任何事件，都要请教这位把弟，把弟发了起起，他也就敢说再说。沈国英既然把事情做动了头，索性放出手来做去：收拾了三间屋子，将凤喜安顿在里面；统制署里，有的是军医，派了一个医官和看护，轮流的去调治；而且给了沈家一笔费用，准许沈大娘和沈三玄随时进来看凤喜。

原来沈大娘自从凤喜进了疯人院以后，虽然手边上还有几个积蓄，一来怕沈三玄知道会抢了去，二来是有减无增的钱，也不敢浪用，所以她就在大喜胡同附近，找了一所两间头的灰棚屋子住下。沈三玄依然是在天桥鬼混，沈大娘却在家里随便做些女工。想到自己年将半百，一点依靠没有，将来不知是如何了局。自己的姑娘，现在是病在疯人院里，难道她就这样的疯上一辈子吗？想到这里，便是泪如泉涌的流将下来。所以她在苦日子以外，还过着一份伤心的日子。现在凤喜到了沈国英家，她心里又舒服了，心想：这样看起来，还是养姑娘比小子的好，姑娘就是疯了，现在还有人要她，而且一家人都沾些好处。将来姑娘要是不疯了，少不了又是沈大人面前得宠的姨太太了。从前刘将军说，要找个姓沈的旅长，做她的干哥哥，于今不想这个沈旅长官更大了，还记得起她呢，这可好了。因之她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每天都到沈宅跨院里来探访姑娘。——以沈国英的地位，拨出两间闲房，去安顿两个闲人，这也不算什么。所以在头一两天，大家都觉得他弄个疯子女人在家里住着有些破怪，过了两天，大家也就把这事情看得很淡薄了。沈国英也是每天到凤喜的屋子里来看上一趟，迟早却不一定。

这天，沈国英来看凤喜的时候，恰好是沈大娘也在这里，只见凤喜拿了一张包点心的纸，在茶几上折叠着小玩意儿，笑嘻嘻的。沈大娘站在一边望了她发呆，沈国英进来，她请了个安，沈国英向她摇摇手，让她别做声，自己背了两手，站在房门口望着。凤喜将纸叠成了个小公鸡，两手牵扯着，那两个翅膀闪闪作动，笑得格格不断。沈大娘道：“姑娘，别孩子起了，沈统制来了。”她对于沈统制三个字，似乎感不到什么兴奋之处，很随便的回转头来看了一看，依然去牵动折叠的小鸡。沈国英缓缓走到她面前，将她折的玩物拿掉，然后两手按住了她的手，放在茶几上，再向她脸上注视着道：“凤喜，你还不认得我吗？”凤喜微起了头，向他只是笑。沈国英笑道：“你说，认识不认识我？你说了，我给糖你吃。”凤喜依然向着他笑，而且双目注视着他。国英不按住她的手了，在衣服袋里取出一包糖果来，在她面前一晃，笑道：“这不是？你说话。”凤喜用很高的嗓音问道：“樊大爷回来了吗？”她突然用很尖锐的声音，送到耳鼓里面来，却不由人不猛然吃上一惊。他虽是个上过战场的武夫，然而也情不自禁的向后退了一步。沈大娘看到这个样子，连忙抢上前道：“不要紧的，她很斯文的，不会闹。”沈国英也觉得让一个女子说着吓得倒退了，这未免要让人笑话，便不理睬沈大娘的话，依

然上前，执着她一只手道：“你问的是樊大爷吗？他是你什么人？”凤喜笑道：“他呀？他是我的樊大爷呀，你不知道吗？”说毕，她坐在凳上，一手托了头，微起着向外，口里依旧喃喃的小声唱着。虽然听不出来唱的是些什么词句，然而听那音调，可以听得出来是《四季相思》调子。

当下沈国英便向沈大娘点点头，把她叫出房门外来，低声问道：“以前姓樊的，很爱听她唱这个曲子吗？”沈大娘皱了眉低声道：“可不是。你修好，别理她这个岔儿，一提到了姓樊的，她就会哭着闹着不歇的。”沈国英想了一想道：“姓樊的现时在北京，你知道吗？”沈大娘道：“唉！不瞒你说，自己的姑娘不好，我也不好意思再去求人家里了。你在她面前，千万可别提到他。”沈国英道：“难道这个姓樊的他就不再来看你们了吗？”沈大娘却只叹了一口气。沈国英看她这情形，当然也是有难言之隐，一个无知识的妇女，在失意而又惊吓之后，和她说这些也是无用，于是也就不谈了。

当沈国英正在沉吟的时候，忽听得窗户里面，娇柔婉转唱了一句出来，正是《四季相思》中的句子：“才郎一去常常在外乡……可怜奴哇瘦得不象人模样。——樊大爷回来了吗？”沈国英听了这话，真不由心里一动，连忙跨进房来一看，只见凤喜两手按了茶几，瞪了大眼睛向窗子外面看着。她听了脚步响，回转头来看看，便笑嘻嘻的望了沈国英，定了眼珠子不转。沈国英笑着和她点了点头，有一句话正想说出来，她立刻就问出来道：“樊大爷回来了吗？”沈国英把这句话听惯了，已不是初听那样的刺耳，便道：“樊大爷快回来了。”他以为这是一句平常的话，却不料引起她重重的注意，抢上前一步，拉了沈国英的手，跳起来道：“他不回来的，他不回来的，他笑我，他挖苦我，他起我上戏馆子听戏把我圈 AE 餵 f2 来了，他……”说着说着，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，伏在桌子上，又跳又哭。沈国英这可没有了办法，望了她不知所云。沈大娘走向前，将她搂在怀里，心肝宝贝，摸着拍着，用好言安慰了一阵。她还哭着樊大爷长樊大爷短，足足闹了二三十分钟，方才停止。沈国英这算领教了，樊大爷这句话却是答复不得的。次日，凤喜躺在床上，却没有起来，据医生说，她的心脏衰弱过甚，应该要好好休养几天，才能恢复原状。沈国英这更知道是不能撩拨她，只有让她一点儿也不受刺激，自由自在的过下去的了。

这样的过了一个月之久，已是腊尽春回。凤喜的起起，不但医生看护知道，听差们知道，就是沈国英也知道，所以大家都让她好好的在房子里一人调养，并不去撩拨她的起起。

因之她除了见人就笑，见人就问樊大爷，倒也并没有别的举动。沈国英看她的精神，渐渐有些镇静了，于是照着何丽娜常穿出来的几套衣饰，照样和凤喜做了几套。不但衣饰而已，何丽娜耳朵上垂的一对翠玉耳坠子，何丽娜身上的那件灰背大衣，一起都替凤喜预备好。星期日，沈国英在家里大请一回客，期间有十之七八，都认得何小姐的。在大客厅里，酒席半酣，一个听差来报告，姨太太回来了。沈国英笑着向听差道：“让她到这里来和大家见见吧。”听差答应着一个“是”，去了。不多一会儿，两个听差，紧紧的跟着凤喜走了进来。

客厅里两桌席面，男女不下三十人，一见之下，都不由吃了一惊：何总长的小姐，几时嫁了沈国英做姨太太？……原来刚才凤喜穿了紫绒的起袍，灰鼠的大衣，打扮了一身新，正是高兴的了不得，精神上略微有点清楚。听差又再三的叮嘱，等会见人一鞠躬，千万别言语，回头多多的给你水果吃。

凤喜也就信了。因之现在她并不大声疾呼，站在客厅外，老远的就向人行行了个鞠躬礼。沈国英站了起来笑道：“这是小起，让她来斟一巡酒吧。”大家哪里肯？同声推谢。沈国英手向凤喜一挥道：“你进去吧！”于是两个听差，扶了凤喜进去。

在座的人，这时心里就希罕大了：那分明是何小姐！不但面貌对，就是身上穿的衣服，也是何小姐平常喜欢穿的，不是她是谁？这起非沈国英故意要卖弄一手，所以让她到酒席筵前来。不然，一个姨太太由外面回家，有在宴会上报告之必要吗？而且听差也是不敢呀！……大家如此揣想，破怪上加上一道破怪：以为何廉热衷作官，所以对沈国英加倍的联络，将他的小姐，屈居了作如夫人，怪不得最近交际场上，不见起人了。

过不几天，这个消息传到何廉耳朵里去了，起得他死去活来。仔细一打听，才知道那天沈国英将如夫人引出和大家相见虽是真的，但是他并没有说如夫人姓何，也没有说如夫人叫丽娜，别人要说是何小姐，与沈国英有什么相干？前次丽娜也说过有个女子和她相貌相同，也许沈国英就是把这个人讨去了。而且有人说，这个女子，是个疯子，一度做过刘将军的起，更可以知道沈国英将她买弄出来，是有心要侮辱自己的姑娘。只是抓不着人家的错处，不能去质问他。因为他讨一个和何小姐相貌相同的人作品，将起与来宾相见，这并不能构成侮辱行为的。

何廉吃了这一个大亏，就打电话把何丽娜叫回来。这时，家树放寒假之后也住在西山，就一同回来。何丽娜知道这件事，倒笑嘻嘻的说：“那才起我不着呀。真者自真，假者自假。要证明这件事，我一出面，不用声明，事情就大白了。他那叫瞎费心机，我才不起呢！”可是家树听说凤喜又嫁了沈统制，以为她的疯病好了。觉得这个女子，实在没有人格，一嫁再嫁。当时作那军阀之奴，自己原还有爱惜她三分的意思，如今是只有可恨与可耻了。当他在何家听得这消息的时候，没有什么表示，及至回到陶伯和家来，只推头晕，就躺在书房里不肯起来。

这天晚上，何丽娜听说他有病，就特意到书房来看病。家树手上拿了一本老版唐诗，斜躺在睡榻上看下去。何丽娜挨着他身边坐下，顺手接过书来一翻，笑道：“你还有功夫看这种文章吗？”家树叹了口气道：“我心里烦闷不过，借这个来解解闷，其实书上说的是些什么，我全不知道。”何丽娜笑道：你为什么这样子烦闷，据我想，一定是为了沈凤喜。

她……”家树一个翻身坐了起来，连忙将手向她手上一按，皱了眉道：“不要提到这件事了。”何丽娜笑道：“我怎能不提？我正为这个事来和你商量呢。”说着，在身上掏两张字纸，交给他道：“你瞧瞧，我这样措词很妥当吗？”家树接了字纸看时，何丽娜却两手抱了膝盖，斜着看家树的脸色是很起和的，就向着他嘻嘻的笑了起来。家树看完了稿子，也望了何丽娜，二人噗嗤一笑，就挤到一处坐着了。

到了次日，各大报上，却登了两则起事，引起了社会上不少的人注意。那起事是：樊家树家树、丽娜，以友谊日深，爱好愈何丽娜订婚起事驛 E，兹双方禀明家长，订为终身伴侣，凡诸亲友，统此奉告。

何丽娜起事丽娜现已与樊君家树订婚，彼此以俱在青年，岁月未容闲度，相约订婚之后，即日同赴欧洲求学。芸窗旧课，喜得重温；舞榭芳尘，实已久绝。纵有阳虎同貌之破闻，实益曾参杀人之恶耗，特此奉闻，诸维朗照。

这两则起事，在报上登过之后，社会上少不得又是一番哄动。樊、何二人较为亲密的朋友，都纷纷的预备和他二人饯行。但是樊、何二人，对于这些应酬，一起谢绝，有一个月之久，才两三天和人见一面。大家也捉摸不定他们的行踪。最后，有上十天不见，才知道已经出洋了。樊、何一走，这里剩下了二沈，这局面又是一变。要知道这个疯女的结局如何，下面交代。

第六回 借箸论孤军良朋下拜 解衣示旧创侠女重来

光阴是箭一般的过去，转眼便是四年了。这四年里面樊家树和何丽娜在德国留学，不曾回来。沈国英后来又参加过两次内战，最后，他已解除了兵权，在北平做寓公。因为这时的政治重心，已移到了南京，北京改了北平了。只是有一件破怪的事，便是凤喜依然住在沈家。她的疯病虽然没有好，但是她绝对不哭，绝对不闹了，只是笑嘻嘻的低了头坐着，偶然抬起头来问人一句：“樊大爷回来了吗？”沈国英看了她这样子，觉得她是更可怜，由怜的一念慢慢的就生了爱情，心里是更急于的要把凤喜的病来治好。她经了这样漫长的岁月，已经认得了沈国英，每当沈国英走进屋子来的时候，她会站起来笑着说：“你来啦。”沈国英走的时候，她也会说声：“明儿个见。”沈国英每当屋子里没有人的时候，便拉了她在一处坐着，用很柔和的声音向她道：“凤喜，你不能想清楚以前的事，慢慢醒过来吗？”凤喜却是笑嘻嘻的，反问他道：“我这是作梦吗？我没睡呀。”沈国英有时将大鼓三弦搬到她面前，问道：“你记得唱过大鼓书吗？”她有时也就想起一点，将鼓搂抱在怀里，沉头静思，然而想不多久，立刻笑起来，说是一个大傻瓜。沈国英有时让她穿起女学生的衣服，让她夹了书包，问她：“当过女学生吗？”她一看见镜子里的影子，哈哈大笑，指着镜子里说：“那个女学生学我走路，学我说话，真淘气！”类于此的事情，沈国英把法子都试验过了，然而她总是醒不过来。沈国英种种的心血都用尽了，她总是不接受。他也只好自叹一句道：“沈凤喜，我总算对得住你，事到如今我总算白疼了你！因为我怎样的爱你，是没有法子让你了解的了。”他如此想着，也把唤醒凤喜的计划，渐渐抛开。

有一天，沈国英由汤山洗澡回来，在汽车上看见一个旧部李永胜团长在大路上走着。连忙停住了汽车，下车来招呼。李团长穿的是呢质短衣，外罩呢大衣，在春潮料峭的旷野里，似乎有些不胜寒缩的样子。便问道：“李团长，多年不见了，你还好吗？”李永胜向他周身看了一遍，笑答道：“沈统制比我的颜色好多了，我怎能够象你那样享福呢。唉！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在这个国亡家破的年头儿，当军人的，也不该想着享什么福！”沈国英看他脸色，黑里透紫，现着是从风尘中来，便道：“你又在哪里当差事？”李永胜笑道：“差事可是差事，卖命不拿钱。”沈国英道：“我早就想破了，国家养了一二百万军队，哪有这些钱发饷？咱们当军人的，也该别寻生路，别要国家养活着了。你就是干，国家发不出饷来，也干得没有意思。”李永胜笑道：“你以为我还在关里呀？”沈国英吃了一惊的样子，回头看了一看，低声道：“老兄台，怎么着，你在关外混吗？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，你怎么跟

亡国奴后面去干？”说着，将脸色沉了一沉。李永胜笑道：“这样说，你还有咱们共事时候的那股子劲。老实告诉你，我在义勇军里面混啦。这里有义勇军一个机关，我有事刚在这里接头来着。”说着，向路外一个村子里一指。沈国英和他握了手笑道：“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我说错了话啦。究竟还是我们十八旅的人有种，算没白吃国家的粮饷。你怎么不坐车，也不起头牲口？”李永胜笑道：“我的老上司，我们干义勇军是种秘密生活，能够少让敌人知道一点，就少让敌人知道一点，那样大摇大摆的来来去去做什么？”沈国英笑道：“好极了，现在回城去，不怕人注意，你上我的车子到我家里去，我们慢慢的谈一谈吧。”李永胜也是盛情难却，就上了车子，和他一路到家里来。

沈国英将李永胜引到密室里坐着，把起从都禁绝了，然后向他笑道：“老兄台，我混得不如你呀，你倒是为国为民能作一番事业。”李永胜坐在他对面，用手搔了头发，向着他微微一笑道：“我这个事，也不算什么为国为民，只是吃了国家一二十年的粮饷，现在替国家还这一二十年的旧帐。”沈国英两手撑了桌沿，昂了头望着天道：“你比我吃的国家粮饷少，你都是这样说，象我身为统制的人，还在北京城里享福，AE 駢 f2 不要羞死吗？”李永胜道：“这是人人可做的事呀，只要沈统制有这份勇气，我们关外有的是弟兄们，欢迎你去做总司令、总指挥。只是有一层，我们没钱，也没有子弹。吃喝是求老百姓帮助，子弹是抢敌人的，没有子弹的时候，我们只起肉搏和敌人拚命。这种苦事，沈统制肯干吗？”说时，笑着望了他，只管搔自己的头发。沈国英皱了眉，依旧昂着头沉思，很久才道：“我觉得不是个办法。”李永胜看他那样子，这话就不好向下说，只淡淡的一笑。沈国英道：“你以为我怕死不愿干吗？我不是那样说。我不干则已，一干就要轰轰烈烈的惊动天下。没有钱还自可说；没有子弹，那可不行！”李永胜看他的神情态度，不象是说假话，便道：“依着沈统制呢？”沈国英道：“子弹这种东西，并不是花钱买不到的。我想假使让我带一支义勇军，人的多少，倒不成问题，子弹必定要充足。”李永胜突然站起来道：“沈统制这样说起来，你有法子筹得出钱吗？”沈国英道：“我不敢说有十分把握，我愿替你借箸一筹，出来办一办。”李永胜一听，也不说什么，突然的跪下地去，朝着他端端正正的磕了三个头。

这一突如其来行为，是沈国英没有防到的，吓得他倒退一步，连忙将李永胜搀扶起来。问道：“老兄台，你为什么行这样重的大礼，我真是当不起。”李永胜起来道：“老实说，不是我向你磕头，是替我一千五百名弟兄向你磕头。他们是敌人最怕的一支军队，三个月以来，在锦西一带建立了不少的功绩。只是现在缺了子弹，失掉了活动力，再要没有子弹接济，不是被敌人看破杀得同归于尽，也是大家心灰起短，四处分散。我们的总指挥派了我和副指挥到北平来筹款筹子弹，无如这里是求助的太多，一个一个的来接济，摊到我们头上，恐怕要在三个月之后。为了这个，我是非常之着急。沈统制若是能和我们想个两三万块钱，让我们把军械补充一下，不但这一路兵有救，就是对于国家，也有不少的好处。沈统制，我相信你不是想不出这个法子的人，为了国家……”说到这四个字，他又朝着沈国英跪了下去。沈国英怕他又要磕头，抢向前一步，两手将他抱住，拖了起来道：“我的天，有话你只管说，老是这个样子对付我，你不是叫我，要求我，你是打我，骂我了。”李永胜道：“对不住，请你原谅我，我是急糊涂了。”沈国英笑道：“要我帮你一点忙，也未尝不可以，就是义勇军真正的内容我有些不知道。请你

把关外义勇军详细的情形，告诉我一点，我向别人去筹款子，人家问起来了，我也好把话去对答人家。”李永胜道：“你要知道那些详细的情形，不如让我引一个人和你相见，你就相信我的话不假了。我先说明一下，此人不是男的，是个二十一二的姑娘。”沈国英道：“我常听说义勇军里面有妇女，于今看起来，这话倒是不假的了。”李永胜道：“这当然是真的。不过她不是普通女兵，却是我们的副指挥呢！只是有一层，她的行踪很守秘密的，你要见她，请你单独的定下内客厅会她，我明天下午四点钟以后，带了她来。也许你见了认识她。因为她这个人，不但是现在当义勇军，以前在北京，她就做过一番轰轰烈烈的举动。”沈国英越听越破怪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当然罗，现在各报上老是登着什么“现代之花木兰”，也许这副指挥就是所谓的“现代之花木兰”了。但是怎么我会认识她？在北 AE 絳 f2 的一些知名女士，是数得出的，我差不多都碰过面，她们许多人只会穿了光亮的鞋子，到北京饭店去跳舞，哪里能到关外去当义勇军呀？……沈国英急于要结识这个特殊的人物，于是又把自己的想法问了李永胜。李永胜微笑道：“这些都不必研究。明天沈统制一见，也许就明白了。只请你叮嘱门房一声，明天我来的时候，通名起那道手续最好免了，让我一直进来就是。”沈国英道：“不，我要在大门口等着，你一来，我就带着向里行。”李永胜也不再打话，站起来和他握了一握手，笑道：“明天此时，我们大门口相见。”说毕，径直的就走了。

沈国英送他出了大门口，自己一人低头想着向里走。破怪？李永胜这个人有这股血性，倒去当了义勇军；我是他的上司，倒碌碌无所表现！正这样走着，猛然听到一种很尖锐的声音，在耳朵边叫道：“樊大爷回来了吗？”他看时，凤喜站在一丛花树后面，身子一闪，跑到一边去了。自己这才明白，因为心中在想心事，糊里糊涂的，不觉跑到了跨院里来，已经是凤喜的屋子外面了。因追到凤喜身边，望了她道：“你为什么跑到院子里来，伺候你的老妈子呢？”凤喜抬了肩膀，格格的笑了起来。沈国英握了她一只手，将她拉到屋子里去；她也就笑了跟着进来，并不违抗。伺候她的两个老妈子都在屋里，并没有走开。沈国英道：“两人都在屋里，怎么会让她跑出去了的？”老妈子道：“我们怎么拦得住她呢？真把她拦住不让走，她会发急的。”沈国英道：“这话我不相信。你们在屋子里的人都拦不住她，为什么我在门外，一拉就把她拉进来了呢？”老妈子道：“统制，你有些不明白。我们这些人，在她面前，转来转去，她都不留意；只有你来了，她认得清楚，所以你说什么，她都肯听。”沈国英听了这话，心中不免一动，心想：这真是“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”了。这样子做下去，也许我一番心血，不会白费。因拉着凤喜的手，向她笑道：“你真认得我吗？”凤喜笑着点了点头，将一个食指，放在嘴里咬着，眼皮向他一撩，微笑着道：“我认得你，你也姓沈。”沈国英道：“对了，你象这样说话，不就是好人吗？”凤喜道：“好人？你以为我是坏人吗？”她如此说时，不免将一只眼珠横着看人。两个老妈子，赶快向沈国英丢着眼色，拉了凤喜便走，口里连道：“有好些个糖摆在那里，吃糖去吧。”说时，回过头来，又向沈国英努嘴。他倒有些明白，这一定是凤喜的疯病，又要发作，所以女仆招呼闪开，自己叹了一口气，也就走回自己院子里来了。当他走到自己院子里来的时候，忽然想起李永胜说的那番话，心想，我这人，究竟有些傻，当这样国难临头的时候，要我们军人去作的事很多，我为什么恋恋于一个疯了五年的妇人？我有这种精神，不会用到军事上去，作一个军事新发明吗？这样一转，他真个又移转到义勇军这个问题上去设想了。

到了次日，沈国英按着昨天相约的时候，亲自站在大门口，等候贵客光临。但是汽车、马车、人力车、行路的人来来往往不断的在门口过着，却并没有李永胜和一个女子同来。等人是最会感到时间延长的，沈国英等了许久许久，依然不见李永胜到来，这便有些心灰意懒，大概李永胜昨天所说，都是瞎话，有些靠不住的。他正要掉转身向里走，只见一辆八成旧的破骡车，蓝布篷子都变成了灰白色了。一头棕色骡子拉着，一直向大门里走。那个骡车夫，带了一顶破毡帽，一直盖到眉毛上来，低了头，而且还半起了身子，看不清是怎样一个人。沈国英抢上前拦住了骡头，车子可就拉到了外院，喝道：“这是我们家里，你怎么也不招呼一声，就往里闯！”那车夫由骡车上跳了下来，用手将毡帽一掀，向他一笑。出岂不意的，倒吓沈国英一跳，这不是别人，正是李永胜，不觉“咦”了一声道：“你扮的真象，你在哪里找来的这一件蓝布袍子和布鞋布袜子？还有你手里这根鞭子……”李永胜并不理会他的话，手带了缰绳，把车子又向里院摆了一摆。沈国英道：“老李，你打算把这车还望哪里拉？”李永胜道：“你不是叫我请一位客来吗？人家是不愿意在大门外下车的。”这里沈国英还不曾答话，忽听得有人在车篷里答应着道：不要紧的，随便在什么地方下车都可以。穿学生制服的少年跳下车来。但是他虽穿着男学生的制服，脸上却带有一些女子的状态，说话的声音，可是尖锐得很，看他的年纪，约在二十以上，然而他的身材，却是很矮小，不象一个男子。沈国英正怔住了要向他说什么，他已经取下了头上的帽子，笑着向沈国英一个鞠躬，道：“沈统制，我来得冒昧一点吧？”这几句话，完全是女子的口音，而且他头上散出一头黑发。沈国英望了李永胜道：“这位是——”李永胜笑着道：“这就是我们的副指挥，关秀姑女士。”沈国英听到，心里不由得发生了一个疑问：关秀姑？这个名字太熟，在哪里听到过。……关秀姑向他笑道：“我们到哪里谈话？”沈国英见她毫无羞涩之态，倒也为之慨然无忌，立刻就把关、李二人引到内客厅里来。

三人分宾主坐下了，秀姑首先道：“沈先生，我今天来，有两件事，一件是为公，一件是为私，我们先谈公事。我们这一路义勇军前后一十八次，截断伪奉山路，子弹完了，弟兄们也散去不少，现在想筹一笔款子买子弹。这子弹在关外买，我们有个来源，价钱是非常的贵，至低的价钱，要八毛一粒，贵的贵到一块二毛，两三万块钱的子弹，不够打一仗的。最好是关里能接济我们的子弹，不能接济我们的子弹，多接济我们的钱也可以。沈先生是个少年英雄，是个爱国军人，又是在政治上占过重要地位的，对于我的要求，我敢大胆说一句，是义不容辞，而且也是办得到的。所以我一听李团长的话，立刻就来拜访。沈统制不是要知道我们详细的情形吗？我们造有表册，可以请看。只是这东西也可以假造的。要证据，我身上倒现成。”说着，她将右手的袖子向上一卷，露出圆藕似的手臂，正中却有一块大疤痕。

沈国英是个军人，他当然认得，乃是子弹创痕。她放下袖子，抬起一只右脚，放在椅子档上，卷起裤脚，又露出一只玉腿来，腿肚子上，也是一个挺大的疤痕。沈国英看她脸上，黑黑的，满面风尘，现在看她的手臂和腿，却是起白如雪，起嫩如酥，实在是个有青春之美的少女。他这样的老作遐思，秀姑却是坦然无事的，放下裤脚来，笑向沈国英道：“这不是可以假造出来的。不过沈统制再要知道详细，最好是跟了我们到前线去看看。你肯去吗？”说时，淡淡的笑着看人。

沈国英见关秀姑说话那样旁若无人的样子，心里不由得受了很大的冲

动，突然站起来，将桌子一拍道：“女士这样说，我相信了。只是我沈国英好惭愧！我当军人，做到师长以上，并没有挂过一回彩，倒不如关女士挂了彩又挂彩，不愧军人本色。关女士深闺弱女，都能舍死忘生，替国家去争人格，难道我就不能为国出力吗？好，多话不用说，我就陪你到关外去看一趟，假使我找得着一个机会，几万粒子弹，也许可以筹得出来。”秀姑猛然伸了手，向他一握道：“这就好极了。只要沈先生肯给我们筹划子弹，我们就一个钱不要。”沈国英道：假使子弹可以到手，我们要怎样的运送到前方去呢？道：“这个你不必多虑，只要有子弹，我们就有法子送到前方去。现在公事算谈着有点眉目了，咱们可以来谈私事了。”沈国英想着，我们有什么私事呢？这可破了！要知她说出什么私事来，下回交代。

第七回 伏枥起雄心倾家购弹 登楼记旧事惊梦投怀

却说关秀姑说是私事要和沈国英交涉，使他倒吃了一惊，自己与这位女士素无来往，哪有什么私事要交涉？当时望了秀姑却说不出话来。秀姑微微一笑道：“沈统制，你得谢谢我呀！四年前你们恼恨的那个刘将军，常常和你们捣乱，你们没法子对付他，那个人可是我给你们除掉的呀。”说毕，眉毛一扬，又笑道：“要是刘德柱不死，也许你们后来不能那样得意吧？”沈统制头一昂道：“哦！是了。我说你的大名，我很熟呢，那次政变以后，外边沸沸扬扬的传说着，都说是姓关的父女两个干的，原来就是关女士。老实说，那次政变，倒也幸得是北京先除刘巡阅使的内应。可是那些占着便宜的人，现在死的死了，走的走了，要算这一笔旧账，也无从算起。”秀姑微笑摇了两摇头道：“你错了！你们升官发财，你们升官发财去，我管不着。而且那回我把刘德柱杀了，我是为了我的私事，与你们不相干。可是说着与你们不相干也不全是，仔细说起来，与你又有点儿关系。”沈国英道：“关女士说这话，我可有些糊涂。”秀姑微笑道：“你府上，到现在为止，不是还关着一个疯子女人吗？我是说的她。现在，我要求你，让我看看她。”这一说不要紧，沈国英脸上顿时收住笑容，一下子站了起来，望着秀姑，沉吟着道：“你是为了她？——不错，她是刘德柱的如夫人，以前很受虐待的，这与关女士何干？”秀姑微笑道：“你对这件事，原来也是不大明白的，这可怪了。”沈国英看看李永胜，有一句话想问，又不便问，望了只是沉吟着。李永胜倒有些情不自禁。关于秀姑行刺刘将军的事，关寿峰觉得是他女儿得意之作，在关外和李永胜一处的时候，源源本本，常是提到，只有秀姑对家树亦曾钟情的事，没有说起。这时，李永胜也就将关寿峰所告诉的话，完全说了出来。

沈国英一听，这才舒了一口气，拍手道：“原来关女士和凤喜还是很好的起妹们，这就好极了！我们立刻引关女士见她。她现在有时有些清醒，也许认得你的。”秀姑摇了一摇头道：“不，我这个样子去见她，她还以为是来了一个大兵呢。骡车上，我带有一包衣服，请你借间屋子，我换一换。我很忙，在家里来不及换衣服就来了。”沈国英连说：“有，有。”便在上房里叫了个老妈子就出来，叫她拿了骡车上的衣包，带着关秀姑去换衣服。

不一刻，秀姑换了女子的长衣服出来，咬了下唇，微微的笑。沈国英

笑道：“关女士男装，还不能十分相象；这一改起女装来，眉宇之间，确有一股英雄之起！”秀姑并不说什么，只是微笑着。沈国英看她虽不是落落难合，却也不肯对人随声附和，不便多说话，便引了她和李永胜，一路到凤喜养病的屋子里来。

这天，恰是沈大娘来和凤喜送换洗的衣服，见关秀姑来了，不由“呀”的一声迎上前来，执着她的手叫道：“大姑娘，你好哇？多年不见啦。”秀姑道：“好，我瞧我们妹妹来了。”她口里如此说着，眼睛早是射到屋子里。见凤喜长的更丰秀些了，坐在一张小铁床上，怀里搂了个枕头，并不顾到怀里的东西，微起了头，斜了眼光，只管瞧着进来的人。秀姑远远的站住，向她点了两个头，又和她招了两招手。凤喜看了许久，将枕头一抛，跳上前来，握了秀姑的手道：“你是关大姐呀！”另一只手却伸出来摸着秀姑的脸，笑道：“你真是关大姐？这不是做梦？这不是做梦？”秀姑笑着点头道：“谁说做梦呢，你现在明白了吗？”凤喜道：“樊大爷回来了吗？”秀姑道：“他回来了，你醒醒吧。”凤喜的手执了秀姑的手，哇的一声哭出来了。沈大娘抢上前，分开她的手，用手抚着她的脊梁道：“孩子，人家没有忘记你，特意来看你，你放明白一点，别见人就闹呀？”凤喜一哭之后，却是忍不住哭声，又跳又嚷，闹个不了。沈大娘和两个老妈子，好容易连劝带起，才把她按到床上躺下了。

秀姑站在屋子里，尽管望着凤喜，倒不免呆了。沈国英便催秀姑出来，又把沈大娘叫着，一同到客厅里坐。因指着秀姑向沈大娘道：“这位姑娘了不得，她父女俩带了几千人在关外当义勇军，为国家报仇，我看见她这样有勇气，我自己很惭愧，决计把家财不要，买了子弹，亲自送到关外去。这样一来，我这个家是我兄嫂的了。你的闺女，就不能再在我这里养病。但是不在我这里养病，难道还把她送进疯人院不成？我和医生研究了多次，觉得她还不是完全没有知识，断定了她疯病是为什么情形而起的，我们还用那个情节，再蠢E引她一回。这一回蠢E得好，也许就把她叫醒过来了。不好呢，让她还是这样疯着，倒没有什么关系。就怕的是刺激狠了，会把她引出什么差错来，我和你商量一下，你能不能放手让我去做。”沈大娘道：“我有什么不能放手呢？养活着这样一个疯子，什么全不知道，也就死了大半个啦。起她的造化，治好了她的病，我也好沾她一些光；治不好她的病，就是死了那也是命该如此，有什么可说的呢！”沈国英道：“今天听这位李团长所说，凤喜发疯的那一天，关女士是亲眼看见的。因为刘德柱打了她，又蠢E她唱。老妈子又说，他从前打死过一个姨太太，所以她又起又急又害怕，成了这个疯病。若是原因如此，这就很好办啦。刘德柱以先住的那个房子，现在正空在那里。有关女士在这里，那卧房上下几间屋子是怎样的情形，关女士一定还记得。就请关女士出来指点指点，照以前那样的布置法子，再布置一番，就等她睡觉的时候，悄悄的把她搬到那新屋子里去住下。我手下有一个副官，长得倒有几分象刘将军，虽然眉毛淡些，没有胡子，这个都可以假装。到了那天让他装做刘将军的样子，拿鞭子抽她；回头再让关女士装成当日的样子，和他一讲情，活灵活现，情景蠢E真，也许她就真个醒过来了。”秀姑笑道：“这个法子倒是好，那天的事情，我受的那印象太深，现在一闭眼睛，完全想得起来，就让我带人去布置。”沈国英道：“那简直好极了，诸事就仰仗关女士。”说着，拱了一拱手。秀姑对沈大娘道：“大婶你先回去，回头我再来看你。秀姑还有什么话说，就打发沈大娘走开。”

这里秀姑突然的站起，望了沈国英道：“我有一句话要问你，假使凤喜的病好了，你还能跟着我们到关外去吗？”沈国英道：“那是什么话？救国大事，我起能为了一个女子把它中止了。总而言之，她醒了也好，她死了也好，我就是这样做一回。二位定了哪天走，我决不耽误。不瞒二位说，我做了这多年的官，手上大概有十几万圆。除了在北京置的不动产而外，在银行里还存有八万块钱。我一个孤人，尽可自谋生活，要这许多钱何用？除了留下两万块钱而外，其余的六万块钱，我决计一起提出来，用五万块钱替你们买子弹，一万块钱替你们买药品。当军事头领的人，买军火总是内行。天津方面，我还有两条买军火的路子，今天我就搭夜车上天津，如果找着了旧路的话，我付下定钱，就把子弹买好。等我回来，将合同交给你们。那么，不问我跟不跟你们去，你们都可以放心了。”说着微笑了一笑道：“老实说，我倾家荡产帮助你们，我自己不去看看，也是不放心的。你不要我去，我还要去呢。

我的钱买的子弹，我不能全给人家去放，我自己也得放出去几粒呢。”秀姑道：“好哇！我明天什么时候来等你的回信？”沈国英道：“我既然答应了，走得越快越好。我一面派人和关女士到刘将军家旧址去布置，一面上天津办事。我无论明天回来不回来，随时有电话向家里报告。”秀姑向李永胜笑道：“这位沈先生的话，太痛快了，我没有什么话说，就是照办。李团长，你看怎么样？”李永胜笑道：“这件事，总算我没有白介绍，我更没有什么话说，心里这分儿痛快，只有跟着瞧热闹的哇。”当下沈国英叫了一个老听差来，当着秀姑的面，吩咐一顿，叫他听从秀姑的指挥，明天到刘家旧址布置一切。好在那里乃是一所空房子，房东又是熟人，要怎样布置，都是不成问题的。老听差虽然觉得主人这种吩咐，有些破怪，但是看到他那样郑重的说着，也就不敢进一词，答应着退下去了。

秀姑依然去换好了男子的制服，向沈国英笑道：“我的住址没有一定……”沈国英道：“我也不打听你的住址，你明天到我这里来，带了听差去就是了。”秀姑比起脚跟站定了，挺着胸向他行了个举手礼，就和李永胜径直的走出去了。

这天晚上，沈国英果然就到天津去了。天津租界上，有一种秘密经售军火的外国人，由民国二三年起，直到现在为止，始终是在一种地方坐庄。中国连年的内乱，大概他们的功劳居多，所以在中国久事内战的军人，都与他们有些渊源可寻。沈国英这晚上到了天津，找着卖军火的人，一说就成功。次日下午，就坐火车回来了。他办得快，北平这边秀姑布置刘家旧址，也办得不缓，到了晚半天，大致也就妥当了，大家见面一谈，都非常之高兴。

次日下午，沈国英等着凤喜睡着了，用一辆轿式汽车，放下车帘，将她悄悄的搬上车，送到刘家。到了那里，将一领斗篷，兜头一盖，送到当日住的楼上去。屋子里亮着一盏光亮极小的电灯，外罩着一个深绿色的纱罩，照着屋子里，阴暗得很。

再说凤喜被人再三搬抬着，这时已经醒了。一到屋子里，看看各种布置，好象有些吃惊，用手扶了头，闭着眼睛想了一想，又重睁开来。再一看时，却是不错，铜床，纱帐，锦被，窗纱，一切的东西都是自己曾享受过的。看看这屋子里并没有第二个人，又没有法子去问人。仿佛自做过这样一个梦，现在是重新到这梦里来了。待要走出门去时，房门又紧紧的扣着。掀开一角窗纱向外一看，呵哟！是一个宽的楼廊，自己也曾到过的。正如此疑惑着，

忽听得秀姑在楼梯上高声叫道：“将军回来了。”凤喜听了这话，心里不觉一惊。不多一会，房门开了，两个老妈子进来，板着脸色说道：“将军由天津回来了，请太太去，有话说。”凤喜情不自禁的就跟了她们出来。走到刘将军屋子里，只见刘将军满脸的怒容，操了一口保定音道：“我问你，你一个人今天偷偷到先农坛去作什么？”凤喜还不曾答话，刘将军将桌子一拍，指着她骂道：好哇！我这样待你，你倒要我当王八，我要不教训教训你，你也不知道我的厉害！你瞧，这是什么？”说着，手向墙上一指。凤喜看时，却是一根藤鞭子。这根藤鞭子，她如何不认得！哇的一声，叫了起来。刘将军更不打话，一跳上前，将藤鞭子取到手上，照定凤喜身边，就直挥过来。虽然不曾打着她，这一鞭子打在凤喜身边一张椅子上，就是啪的一下响。凤喜张大了嘴，哇哇的乱叫，看到身边一张桌子，就向下面一缩。她不缩下去犹可，一缩下去之后，刘将军的起就大了，拿了鞭子，照定桌子脚，就拚命的狂抽。凤喜吓得缩做一团，只叫“救命”。

就在这时，秀姑走了进来，抢了上前，两手将刘将军的手臂抱住，问道：“将军，你有话，只管慢慢的问她，把她打死了，问不出所以来，也是枉然。”凤喜缩在桌子底下，大声哭叫着道：“关大姐救命呀！关大姐救命呀！”秀姑听她说话，已经和平常人无异，就在桌子底下，将她拖了出来。她一出来之后，立刻躲到秀姑怀里，只管嚷道：“大姐，不得了啦，你救救我啦，我遍身都是伤。”秀姑带拖带拥，把她送到自己屋子里去。电灯大亮，照着屋子里一切的东西，清清楚楚。凤喜藏在秀姑怀里，让她搂抱住了，垂着泪道：“大姐，这是什么地方，我在做梦吗？”秀姑道：“不是做梦，这是真事，你慢慢的想想看。”凤喜一手搔了头，眼睛向上翻着，又去凝神的想着。想了许久，忽然哭起来道：“我这是做梦呀！要不，我是做梦醒了吧？”说时，藏在秀姑怀里，只管哇哇的哭叫着。秀姑一手搂住她的腰，一手抚摸着她的头发，向她安慰着道：“不要紧的，做梦也好，真事也好，有我在这里保护着你呢。你上床去躺一躺吧。”于是两手搂抱着她，向床上一放，便在床面前一张椅子上坐下。凤喜也不叫了，也不哭了，一人躺在床上，就闭了眼睛，静静的想着过去的事情。一直想过两个钟头以后，秀姑并不打岔，让她一个人静静的去想。凤喜忽然一头坐了起来，将手一拍被头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不是做梦，不是做梦，我糊涂了，我糊涂了。”秀姑按住她躺下，又安慰着她道：“你不要性急，慢慢的想着就是了。只要你醒过来了，你是怎么了，我自然会慢慢的告诉你的。”凤喜听她如此说又微闭了眼，想上一想，而且将一个指头伸到嘴里用牙齿去咬着。她闭了眼睛，微微的用力将指头咬着，觉得有些痛，于是将手指取了出来，口里不住的道：“手指头也痛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”秀姑让她一个人自自在在的睡着，并不惊扰她。

这时，沈国英在楼廊上走来走去，不住的在窗子外向里面张望，看到里面并没有什么动静，却悄悄的推了门进来向秀姑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秀姑站起来，牵了一牵衣襟，向他微微的笑着点头道：“她醒了，只是精神不容易复原，你在这里看守住她，我要走了。”沈国英道：“不过她刚刚醒过来，总得要有个熟人在她身边才好。”秀姑道：“沈先生和她相处几年，还不是熟人吗？再说，她的母亲也可以来，何必要我在这里呢？我们的后方机关，今天晚上还有一个紧急会议要开，不能再耽误了。”说毕，起身便走。沈国英也是急于要知道凤喜的情形，既是秀姑要走，落得自己一个人在屋子里，缓缓的问她一问，便含了微笑，送到房门口。

当下沈国英回转身来，走到床面前，见凤喜一只手伸到床沿边，就一伸手，握着她的手，俯了身子向她问道：“凤喜，你现在明白一些了吗？”她静静的躺在床上，正在想心事，经沈国英一问，突然的回转身来望着他，“呀”了一声，将手一缩，人就立刻向床里面一滚。沈国英看她是很惊讶的样子，这倒有些破怪，难道她不认识我了吗？他站在床面前，望了凤喜出神；凤喜躺在床上，也是望了他出神。她先是望了沈国英很为惊讶，经了许久，慢慢现出一些沉吟的样子来，最后有些儿点头，似乎心里在说：认得这个人。沈国英道：“凤喜，你现在醒过来了吗？”凤喜两手撑了床，慢慢的坐起，微起了头，望着他，只管想着。

沈国英又走近一些，向她微笑道：你现在总可以完全了解我了吧？我为你这一场病，足足的费了五年的心血啦。你现在想想看，我这话不是真的吗？”沈国英总以为自己这一种话，可以引出凤喜一句切实些的话来。然而凤喜所告诉的，却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一句话。要知凤喜究竟答复的是什么，下回交代。

第八回 辛苦四年经终成泡影 因缘千里合同拜高堂

却说沈国英问凤喜可认得他，她答复的一句话，却出于沈国英意料以外。她注视了很久，却反问道：“你贵姓呀？我仿佛和你见过。”沈国英和她盘桓有四五年之久，不料把她的病治好了，她竟是连人家姓什么都不曾知道，这未免太破怪了。既是姓什么都不知道，哪里又谈得上什么爱情。这一句话真个让他兜头浇了一起冷水，站在床面前呆了很久，因答道：“哦！你原来不认识我，你在我家住了四五年，你不知道吗？”凤喜皱了眉想着道：“住在你家四五年？你府上在哪儿呀？哦哦哦……是的，我梦见在一个人家，那人家……”说着，连连点了几下头道：“那人家，是看见你这样一个人。我究竟在什么地方？我又是怎么了？”她这两句话，问得沈国英很感到一部廿四史无从说起，微笑道：“这话很长，将来你慢慢的就明白了。”凤喜举目四望，沉吟着道：“这还是刘家呀，怎么回事呢？我不懂，我不懂，我慢慢的能知道吗？”沈国英对于她如此一问，真没有法子答复。却听到窗户外面，一阵很乱的脚步声，有妇人声音道：“她醒了，这可好了。”正是沈大娘说着话来了。

沈国英这却认为是个救星，立刻把她叫了进来。

凤喜一见母亲来了，跳下床来，抓着母亲的手叫起来道：妈！我这是在哪儿呀？我是死着呢，还是活着呢？我糊涂死了，你救救我吧。”说毕，哇的一声，哭将起来了。沈大娘半抱半搂的扶住她道：“好孩子不要紧的，你别乱，我慢慢告诉你就得了。天 AE§萨保佑，你可好了，我这心就踏实多了。你躺着吧。”说着，把她扶到床上去。凤喜也觉得身体很是起倦，就听了母亲的话，上床去躺着。沈国英向沈大娘道：“她刚醒过来，一切都不明白，有什么话，你慢慢的和她说吧。我在这里，她看着会更糊涂。”沈大娘抱着手臂，和他作了两个揖道：“沈大人，我谢谢你了。你救了我凤喜的一条命，我一家都算活了命，我这一辈子忘不了你的大恩啦。”沈国英沉思了

一会道：“忘不了我的大恩？哼，哈哈！”他就这样走了。

这一天晚上，沈国英回去想着，自己原来的计划，渐渐的有些失效：一个女子，想引起她对于一个男子同情，却不是可以贸然办到的！凤喜是醒了，醒了可不认识我了。不过她突然看到我，是不会知道什么叫爱情的。今天晚上，她母亲和她细细一谈，也许她就知道我对于她劳苦功高，会有所感动了。他如此想着，权且忍耐着睡下。

到了次日下午，沈国英二次到刘将军家来。他上得楼来，听得凤喜屋子里，母女二人已喁喁细语不断。这个样子，更可以证明凤喜的病是大好了。于是站在窗户外，且听里面说些什么。凤喜先是谈些刘将军的事情，起次又谈到樊家树的事情，最后就谈到自己头上来了。

凤喜道：“这位沈统制的心事，我真是猜不透，为什么把我一个疯子养在他家里四五年？”沈大娘道：“傻孩子，他为什么呢？不就为的是想把你的病治好吗！他的太太死了多年，还没有续弦啦。”凤喜道：“据你说，他是一个大军官啦。作大军官的人，要娶什么样子的姑娘都有，干吗要娶我这个有疯病的女子呢？有钱有势的人，那是最靠不住的，我上过一回当了，再也不想找阔人了。”沈大娘道：“你还念着樊大爷吗？他和一个何小姐同路出洋去了。那个何小姐，她的老子是做财政总长的，看样子准是嫁了樊大爷啦。就是她没嫁樊大爷，樊大爷也不会要你的了。”凤喜道：“樊大爷就是不要我，我也要和他见一面。要不然，人家说我财迷脑瓜，见了有钱的就嫁，我还有面子见人吗？”沈大娘道：“这话不是那样说，你想沈统制待你那样好，你能要人家白白的养活你四五年吗？”凤喜道：“终不成我又拿身子去报答他？”这句话，说得太尖刻了，沈大娘一时无话可答。沈国英在外面站着，心里也是一动，结果，就悄悄的走下了楼，在院子当中昂头望了天，半晌叹了一口气。于是很快出来，坐汽车回家。

沈国英到了自己大门口，刚一下车，路边一个少年辮将过来，走到身边轻轻叫了一声道：“沈先生回来了。”沈国英认得是关秀姑，就引了她，一同走到内客厅来。秀姑笑问道：凤喜的病是好了，你打算怎么样？了吧，我还是去当我的义勇军。”秀姑道：“沈先生，恕我说话直率一点。你费了好几年的功夫，为她治病，只是把她的病治好了，你就算了吗？那末，你倒好象是个医生，专门研究疯病的。”沈国英虽觉得秀姑是个极豪爽的女子，但是究竟有男女之别，自己对于凤喜这一番用意，可是不便向人品齿，只得摇了两摇头道：“关女士是猜不着我的心事的。将来，我或者可以把经过的事情报告报告。我，我决计作义勇军了。”说着用脚一顿。秀姑心想：那末，在今晚以前，还没有决心当义勇军的了。因笑道：“沈先生越下决心，我们关外一千多弟兄们越是有救。我今天晚上来，没有别的事，只要求沈先生把那六万块钱，赶快由银行里提了出来，到天津去买好东西。”沈国英道：“这是当然的。今天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就办。我还要顾全我自己的人格啦，决计不能用话来起你的。”秀姑道：“既是这样说，我就十分放心了。凤喜醒过来了，我还没有和她说一句话，趁着今晚没事，我要去看看她。”沈国英沉吟着道：“其实不去看她，倒也罢了。但是关女士和她的感情很好的，我又怎能说教你不去呢！”秀姑听他的话，很有些语无伦次，便反问他一句道：“沈先生，你看凤喜这个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”沈国英道：“这话也难说。”说毕，淡笑了一笑。秀姑看他这样子，知道他很有些不高兴，便道：“这个人是个绝顶的聪明人，只可惜她的家庭不好，我始终是可怜她，我再去和她谈一谈

吧。”沈国英静了一静，似乎就得了一个什么感想，点点头道：“那也好，关女士是热心的人，你去说一说，或者她更明白了。”秀姑闪电也似的眼光，在他周身看了一眼，并不多说，转身走了。

沈国英送了客回来，在院子里来回的徘徊着，口里自言自语的道：“我自然是发呆：先玩弄一个疯子，后来又对疯子钟情，太无意义了。无意义是无意义，难道费了四五年的AE 瑞 f2 力，就这样白白的丢开不成？关秀姑和她的交情不错，或者她去了，凤喜再会说出几句知心的话来，也未可知。我就去！”他有了这样一个感想，立刻坐了汽车，又跑到刘将军家来。他因为上次来，在窗户外边，已听到了凤喜的真心话，所以这次进来他依然悄悄的上楼，要听凤喜在说些什么。当他走到窗户外时，果然听到凤喜谈论到了自己。她说：“姓沈的这样替我治病，我是二十四分感激他的。不过樊大爷回来了，我又嫁一个人了，他若问起我来，我怎好意思呢？”秀姑问道：那末，你不爱这个姓沈的吗？是在梦里看见这样一个人。请问，我对梦里的人，说得上什么去呢？至于他待我那番好处，我也对我妈说过了，我来生变畜生报答他。”秀姑道：“你这话是决定了的意思吗？”凤喜道：“是决定了的意思。大姐，我知道你是佛爷一样的人，我怎敢冤你。”说到这里，屋内沉默了许久，又听得秀姑道：这真教我为难。我把真话告诉你吧，恐怕将来都会弄得不好；我不把真话告诉你，让我隐瞒在心里，我又不是那种人。对你说了吧，樊大爷这就快回来了。”凤喜加重了语起，突然的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呢？”秀姑道：“他到外国去以后，我们一直没有书信来往。去年冬天，我爷儿俩当上义勇军了，我们就到处求人帮忙。我们知道樊大爷在德国留学的，就写了一封信到柏林中国公使馆去，请他们转交，也是试试看的。不料这位公使和樊大爷沾亲，马上就得了回信。他听说我爷儿俩当了义勇军，欢喜的了不得。他说，他在德国学的化学工程，本来要明年毕业，现在他要提早回国，把他学的本事拿出来，帮助国家。他在信上说，他能做人造雾，他能做烟幕弹，还能造毒瓦斯，还有许多我都不懂……”凤喜道：“我不管他学什么、会什么，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”秀姑道：“快了，也许就是这几天。”凤喜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大姐到北京来，也是来会樊大爷的吧？”屋子里声音又顿了一顿，却听到秀姑连连答道：“不是的，不过我在北平，顺便等他一两天就是了。”凤喜道：“还有那个何小姐呢，不和他一处吗？”秀姑道：“这个我倒不知道。我现在除了和义勇军有关系的事，我是不谈。何小姐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我没有去打听她。”凤喜忽然高声道：“好了好了，樊大爷来了就好了！”沈国英听了这些话，心想：不必再进房去看了，凤喜还是樊家树的。这个女子，究竟不错！我一定把她夺了过来，也未必能得她的欢心。

唉！还是那句话，各有因缘莫羡人。沈国英垂头丧气的回家去。到了次日一早，他就开好了支起，上天津买子弹去了。

天下事竟有那样巧的——当沈国英去天津的时候，正是樊家树和何丽娜由上海坐通车回北平的时候。伯和现在在南京供职。陶太太和家树的母亲，因南京没有相当的房子，却未曾去。何廉不做官了，只做银行买卖，也还住在北平。伯和因为有点外交上的事，要和公使团接洽，索性陪了家树北上。头两天，陶、何两家，便接了电报，所以这日车站迎接的人是非常之热闹。车子停了，首先一个跳下车来的是伯和，陶太太见着，只笑着点了个头。起次是何丽娜，陶太太抢上前和她拉手，笑道：“我叫密斯何呢，叫密昔斯樊呢？”何丽娜格格的笑。樊家树由后面跟了出来，口里连连答道：“密斯

何，密斯何。”何丽娜向周围看了一眼，问道：“关女士没有来北平吗？”陶太太低声道：“她是敌人侦探所注意的，在家里等着你们呢？”何丽娜道：“我到了北平，当然要先回去看一看父亲。请你告诉关女士，迟一两个钟头，我一准来。”陶太太笑道：“可是樊老太太也在我们那边呢，你不应当先去看看她吗？”何丽娜笑道：“我算算你家小贝贝，应该小学毕业了，陶太太还是这样淘起！”大家笑着，一起拥出车站，便分着两班走。家树同了伯和一同回家。

家树一到里院，就看到自己母亲和关秀姑同站在屋檐下面，便抢上前，叫了一声：“妈！”樊老太太喜笑颜开的向着秀姑道：大姑娘，你瞧，四五年不见了，家树倒还是这个样子。家树这才走上前一步，正待向秀姑行礼，秀姑却坦然的伸出一只手来，和家树握着笑道：“樊先生，我总算没有失信吧？”家树和秀姑认识以来，除了在西山让她背下山来而外，从未有过肤体之亲，现时这一握手之间，倒让他说不出所以然的滋味来。缩了手，然后才堆出笑容来，向秀姑道：“大叔好？”秀姑道：“他老人家倒是康健，只是为了国事，他更爱喝酒了。他说，他抽不开身到北平来，叫我多问候。”樊老太太道：这位姑娘，是我的大恩人啦。我又没什么可报答人家的。我说了，索性占人家一点便宜，我把她认作我自己膝下的干姑娘，大家亲上一点。你瞧，好吗？”家树“呵呀”了一声，还没有说出来，秀姑老早便答道：“只怕是我配不上。若是老太太不嫌弃的话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！”三个人说着话，一路走进屋子去，都很快活。——陶伯和那样和睦的夫起，久别重逢，当然先在自己屋子里有一番密谈。

这里家树和老太太谈着话，三个人品字儿坐着。家树的眼光，不时射到秀姑脸上，秀姑越发是爽直了，虽然让家树平视着，偶然四目相射，秀姑却报之以微笑，索性望了家树道：“樊先生的起色，格外好啦。还是在外国的生活不错，一点儿也不见苍老，我可晒得成了个小煤姐了。”家树笑道：多年不到北平，听到北平大姑娘说话，又让我记起了前事。秀姑道：“对了，你又会想起凤喜。”家树对她，连连以目示意。秀姑微笑道：“老太太早知道了，你还瞒着做什么呢？”樊老太太也道：“这件事，我也知道好几年了。听说那个孩子的疯病，现在已经好些了……”话还不曾说完，只听得陶太太在外面叫道：“何小姐来了。”本来何丽娜在火车上下来的时候，穿的是外国衣服，现在却改了长期袍，走到门外边，让陶太太先行，然后缓步进来。家树抢着介绍道：“这是母亲。”何丽娜就笑盈盈的朝着樊老太太行了个鞠躬礼。樊老太太道：“孩子在欧洲的时候，多得姑娘照应。”何丽娜笑道：“你反说着呢，我正是事事都要家树照应啦。”秀姑在一边听到他们说话的口气与称呼，胸中很是了然，觉得西山自己那花球一掷，却猜了个八九不离十，于是在一旁微笑。何丽娜一进门，便想和秀姑亲热一阵，只是对了樊老太太未便太放浪了，所以等着和樊老太太说过两句话之后，才走到秀姑身边，两只手握了她两只手道：“大姐，我们好久不见啦！你好？”秀姑笑道：“我好到哪儿去呀！还是个穷姑娘。你可了不得，到过文明国家了，求得了高深的学问，这次回国来，一定是对我们祖国，有很大的贡献。”何丽娜道：“我怎么比你呢？你是民族英雄，现代的花木兰！”陶太太坐在一边，向着二人笑道：“你恭维她，她恭维你，都不相干，是自家人恭维自家人。”何丽娜听了这话，倒有些不懂，向陶太太望着。陶太太道：“关女士现在拜了我姑母作干女了，你想，这不是一家人吗？”何丽娜明白虽明白了，但是真个说破了，

倒有些不好意思直率的承认，只是向秀姑笑。陶太太笑道：“难得的，今天樊、何两位远来，我应当替二位接风，同时给我们姑妈道喜，今天新收得一位表妹。”秀姑站 AE 餵 f2 来道：“那末着，我得给老太太磕头。”樊老太太笑道：“叫一声妈就得了，都是崭新的人物，别开倒车。”陶太太站在许多人中间，周围打转转，乐的不知如何是好，笑道：“你瞧，我们姑妈，也是乐大发了，说出这样的维新之论来。来呀，我的这位新表妹，人家是拣日不如撞日，我们是撞时不如即时，你就过来三鞠躬，拜见亲娘吧。”说着，一手挽了秀姑过来，让她站在樊老太太面前。秀姑对于这种办法，正也十二分愿意，本就打算站端正了，向樊老太太三鞠躬。陶太太又拦住她道：“慢来慢来，不能就这样行礼，应当叫一声妈。”秀姑笑道：“那是当然。”陶太太道：“你别忙，等我来。”于是端正一把椅子，在上面斜摆着，拉了老太太在椅子上坐着，然后向秀姑道：“表妹，行礼吧。”秀姑果然笑盈盈的叫了一声妈，我们这就是一家人了。”秀姑行过礼，转过身来，陶太太又拦住道：“且慢，我这一幕戏还没有导演完，我还有话说呢！”秀姑心想，礼也行了，妈也叫了，还有什么没完呢？要知陶太太说出什么原因来，下回交代。

第九回 尚有人缘高朋来旧邸 真无我相急症损残花

却说关秀姑向樊老太太行过礼，回转身来，正待坐下，陶太太拦住了她，却道还有话说。樊老太太笑道：“秀姑这孩子，很长厚的，你不要和她开玩笑。”陶太太道：“不是开玩笑呀，这面前还站着两个人呢，难道就不理会了吗？”因向秀姑道：“这里有位樊先生，还有位何小姐，从前你可以这样称呼着，现在不成啦！我还糊涂着呢，不知道关女士多少贵庚？”秀姑道：“我今年二十五岁了。”陶太太笑道：“长家树两岁呢。那么，是大姐了。这可应当是家树过来行礼。密斯何，你也一块儿来见姐姐。”何丽娜看了家树一眼，心想：又是这位聪明的太太耍恶作剧，怎好双双的来拜老大姐呢？秀姑早看出来，便摇着手道：“不，不，大爷就是比我小，何小姐不见得也比我小吧？”陶太太道：“何小姐和家树是起等的，家树比你大，她就比你大；小呢，也一般小。

而且她也只二十四岁，再说你还是满口大爷小姐，也透着见外，从这儿起，你就叫他们名字。”樊老太太笑道：“这话倒是对了，不能一家人还那样客气。”家树心里一机灵，立刻向秀姑笑道：“大姐，我们这就改口了。”说着，一个鞠躬。何丽娜更机灵，向前挽了秀姑一只手道：我早就叫大姐的，改口也用不着啦。点头。樊老太太生气以未生一个姑娘为憾，现在忽然有了一个姑娘，却也得意之至。笑咪咪的看了秀姑，因向陶太太道：晚半天还是让我出几个钱叫几样菜回来，替伯和接风吧。太太笑道：“你是长辈，那怎敢当，而且表弟和表……”说时，望了何丽娜，又改口笑道：“和何小姐，都是由外国回来的，当然要向他们接风。再说，你有了这样一个英雄女儿，这是天大的喜事，哪好不贺贺呢。”他们这里说得热闹，伯和也来了，于是也笑着要相请。老太太既高兴，觉得也有面子，就答应了。

当下大家一阵风似的拥到伯和那进屋子里来。何丽娜看到放相片的那

两本大册页，依然还存留着，忽然想起曾偷去凤喜一张相片，搪塞沈国英。——不知道凤喜现在可还在疯人院，也不知道沈国英发觉了是凤喜没有？当她正如此向相起簿注意的时候，陶太太早注意了，便笑着和她点了一个头，将何丽娜拉到自己卧室里去，笑道：“你顺手牵羊，拿了一张似你又不是你的相片去，你是好玩，可惹出一段因缘来了。”因把从秀姑处得来的凤喜消息，告诉了她。不过关于凤喜还惦记家树的事，却不肯说。何丽娜沉吟着道：“这个人可怪了！沈国英这样待她，为什么还不嫁呢？”陶太太笑道：“你想想吧，所以这件事我嘱咐了秀姑，请她不要告诉家树。其实我也多此一道嘱咐。她到北平来的时候，拿了家树的介绍信，要住在我家，我是一百二十分佩服她的人，当然欢迎。她先住在这里半个月，都没有什么私事，无非是为义勇军的事奔走。前两天，她在和人打电话，探问凤喜的病状，被我撞见了，她才告诉我实话。连我都瞒着，还能告诉家树吗？”何丽娜笑道：告诉他也没有什么要紧呀！我和他在德国同学五年，还不知道他的心事吗？不过……不让他知道也好，他知道了，无非又让他心里加上一层难过。”她口里如此说着，却见家树的影子，在窗子外一闪。

何丽娜向陶太太丢了一个眼色，却到外面屋子来了。果然，家树也是由屋子外进来。何丽娜笑道：表嫂总是拉人开玩笑。公开的不算，又要在一边儿说着。太太向着她微笑，也不辩驳。

大家欢天喜地吃过了晚饭，何丽娜说是要和关秀姑谈谈，请秀姑到她家里去，两人好作长夜之谈。秀姑也正想何丽娜家有钱，可以劝说劝说，请她父亲帮助些，也就慨然的答应了。陶太太听说秀姑要到何丽娜家去，秀姑是个直性人，何丽娜是个调起的人，把凤喜的话全说出来，岂不是一场风波？因之只管把眼睛来看着秀姑。秀姑微点了点头，似乎明白了这层意思。何丽娜却笑道：“没关系。”她三人正是丁字儿坐着；家树、伯和同樊老太太另是坐在一处沙发上，所以没有听到，也没人看到。何丽娜站起来道：“伯母，我先回去了。”樊老太太道：“是的，刚回来，老太爷老太太也等着和你谈谈啦。”何丽娜握了秀姑一只手道：大姐，去呀！陪弟妹回家去一趟，明天一早来。”老太太听她叫了一声妈表嫂那一张嘴。”陶太太笑道：“就是亲一层么，这就维护着自己干姑娘，不疼侄媳了。”大家哈哈大笑，在这十分的欢愉中，关、何二人走了。

家树陪了老太太坐谈一会，自到书房里休息。心想：不料秀姑倒和我成了姐弟。她为人是越发的爽直了，前程未可限量。有这样一个义姐，这也可以满足了，难道男女有了爱情，就非作夫岂不可吗？只是丽娜和她鬼鬼祟祟的，谈到凤喜的事情，凤喜又怎么样了？难道她又出了什么问题吗？明天我倒要打听打听。唉！打听她干什么？反正没有好事，打听出来，也无所可为。因之他揣摸了半晌，又纳闷的睡着了。他一路舟车辛苦，次日十点钟方才起床。漱洗完了，正捧一杯苦茗，在书桌边沉吟着。刘福却拿了一张名起进来，说是这人在门口等着。家树接过来一看，乃是“沈国英”三个字，名起旁边，用钢笔记着：弟现已为一平民，决倾家纾难，业赴津准备出关之物矣。报关，知君学成归国，喜极而回，前事勿介怀，AE 驚 f2 一见。

家树沉吟了一回，便迎出来。沈国英抢上前，在院子里就和他握手声道：“幸会，幸会。”家树见他态度蔼然，便请他到客厅里来坐。沈国英道：“兄弟今天来，有两件事，一公一私。公事呢，我劝先生把在德国所学的化学，有补助军事的，完全贡献到军事方面去；私事呢，我要报告先生一段惊

人的消息。”于是就把自己对凤喜的事，报告了一阵。因道：我坐早车，刚从天津回来，还不曾回家，就来见先生，打算邀樊先生去看她一次。我从此可以付托有人了。”家树道：兄弟虽是可怜凤喜，但是所受的刺激也过深，现在我已不能受此重托了。”说时，皱了眉，作个苦笑。沈国英道：“实在的，她很懊悔，觉得对不起先生。

樊先生，无论对她如何，应该见她一面，作个最后的表示，免得她只管虚想。”家树昂头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是了，我明白了。沈先生的这番意思，我知道了。先生现是一位毁家纾难的英雄，我应当帮你的忙。好，我们这就走。不瞒你说，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向屋子外看着，才继续着道：“这件事，除兄弟以外，请你不要再让第二个人知道。”沈国英道：“我明白的。”于是家树立刻和他走出门来，向刘将军家而来。

家树一路想着：秀姑是在何家了，早上决不会到这里来的。于是心里很坦然的走进那大门去。转过一道回廊，却听到前面有两个女子的说话声音。一个道：“我心里怦怦跳，不要在这里碰到了沈国英啦！”又一个道：“不要紧的，他上天津去了。而且他也计划就由此出关去，不回北平了。再说，他那个人也很好的。”又一个笑道：“要不是有你这女侠客保镖，我还不赶来呢。”这两个女子，一个是何丽娜，一个就是关秀姑。家树吓得身子向后一缩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沈国英看他猛然一惊的样子，却不解他命意所在。心如此犹豫着，关、何二人却在回廊那边转折出来，院子里毫无遮掩，彼此看得清清楚楚。秀姑首先叫起来道：“啊哟！家树也来了。”何丽娜看到，立刻红了脸。而且家树身后，还有个沈国英，这更让她定了眼睛望了他，怔怔无言。四个人远远的看着，家树看了何丽娜，何丽娜看了沈国英，沈国英又看了樊家树，大家说不出话来。

当下秀姑回转身来迎着沈国英道：“沈先生，你不是上天津去了吗？”沈国英道：“是的，事情办妥，我又赶回来了。”说着，走上前，取下帽子，向何丽娜一鞠躬道：“何小姐，久违了，过去的事，请你不必介意。我是马上就要离开北平的人了。”何丽娜听他如此说，便笑道：“我听到我们这位关大姐说，沈先生了不得，毁家纾难，我非常佩服。因为我听说沈女士和我相象，我始终没有见过，今天一早，要关大姐带了我来看看，这也是我一番好破心，不料却在这里，遇到沈先生。”家树道：“我也因为沈先生一定叫我来，和她说几句最后的话。我为了沈先生的面子，不能不来。”何丽娜道：既然如此，你可以先去见她，我们这一大群人，向屋子里一拥，她有认得的，有不认得的，回头又把她闹糊涂了。”沈国英道：“这话倒是，请樊先生同关女士先去见她。”对着这个要求，家树不免踌躇起来。四人站在院子当中，面面相觑，都道不出所以然来。忽见花篱笆那边，一个妇人扶着一个少妇走了过来。哎呀！这少妇不是别人，便是凤喜。扶着的是沈大娘。她正因为凤喜闷躁不过，扶了她在院子里走着。这时，凤喜一眼看到樊家树，不由得一怔，立刻停住了脚，远远的在这边呆看着，手一指道：“那不是樊大爷？”家树走近前几步，向她点了头道：“你病好些了吗？”凤喜望了他微微一笑，不由得低了头，随后又向家树注视着，一步挪不了三寸，走到家树身边，身子慢慢的有些颤抖，眼珠却直了不转，忽然的问道：“你真是樊大爷吗？”家树直立了不动，低声道：“你难道不认识我了吗？”凤喜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道：我，我等苦了！扶了凤喜道：“你精神刚好一点，怎么又哭起来了？”凤喜哇哇的哭着道：“妈，委屈死我了，人家也不明白……”秀姑也走向前

握了她一只手道：“好妹子，你别急，我还引着你见一个人啦。”说着，手向何丽娜一指。

那何丽娜早已远远的看见了凤喜，正是呆了，这会子一步一步走近前来。凤喜抬了头，噙着眼泪，向何丽娜看着，眼泪却流在脸上。她看看何丽娜周身上下的衣服，又低了头牵着自己的衣服看看，又再向何丽娜的脸注视了一会，很惊讶的道：“咦！我的影子怎么和我的衣服不是一样的呀？”秀姑道：“不要瞎说了，那是何小姐。”凤喜伸着两手，在半空里抚摸着，象摸索镜面的样子，然后又皱了眉，翻了眼皮道：不对呀，这不是镜子！替她发愁。

凤喜忽然嗤的一声，笑了出来道：“这倒有意思，我的影子，和我穿的衣服不一样！”关秀姑于是一手握了凤喜的手，一手握了何丽娜的手，将两只手凑到一处，让她们携着，向凤喜道：“这是人呢，是影子呢？”何丽娜笑道：“我实在是个人。”她不说犹可，一说之后，凤喜猛然将手一缩，叫起来道：“影子说话了，吓死我了！”家树看了她这疯样，向何丽娜低声道：“她哪里好了？”家树说时更靠近了何丽娜，凤喜看到，跳起来道：“了不得啦！

我的魂灵缠着樊大爷啦！”当下秀姑怕再闹下去要出事情，又不便叫何丽娜闪开，只得走向前将凤喜拦腰一把抱着，送上楼去。凤喜跳着道：“不成，不成！我要和樊大爷说几句，我的影子呢？”秀姑不管一切将她按在床上，发狠道：“你别闹，你别闹，你不知道我的起力大吗？”凤喜哈哈的笑道：“这真是新闻！我自己的影子，衣服不跟我一样，她又会说话。”秀姑哄她道：“你别闹，那影子是假的。”凤喜道：“假的，我也知道是假的。樊大爷没回来，又是你们冤我，你们全冤我呀！你们别这样拿我开玩笑，我错了一回，是不会再错第二回的。”说着，哇的一声，又哭了起来。

凤喜在屋子里哭着闹着，楼下何、沈、樊三个人，各感到三样不同的无趣。大家呆立许久，楼上依然闹过不歇。三个人走了不好，不走又是不好，便彼此无言的向楼上侧耳听着。

突然的，楼上的声音没有了。三个人正以为她的疯病停顿了，只见秀姑在屋子里跳了出来，站在楼栏边，向院子里挥着手道：“不好了，人不行啦，快找医生去吧！”三个人一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秀姑不曾答出来，已经听到沈大娘在楼上哭了起来。沈国英、樊家树都提脚想要上楼来看，秀姑挥着手道：“快找医生吧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”家树道：“这里有电话吗？”沈国英道：“这是空屋子，哪里来的电话？”樊家树道：“附近有医院吗？”沈国英道：“有的。”于是二人都转了身子向外面走，把何丽娜一个人丢在院子里。秀姑跳了脚道：真是糟糕！等着医生，起是又一刻请不到！真急人，真急人。秀姑说毕，也进去了。

何丽娜对于凤喜，虽然是无所谓，但是妇女的心，多半是慈悲的，看了这种样子，也不免和他们一样着慌，便走上楼来，看看凤喜的情形。只见她躺在一张小铁床上，闭了眼睛，蓬了头发，仰面睡着，一点动作也没有。沈大娘在床面前一张椅子上坐下，两手按了大腿，哇哇直哭。秀姑走到床面前，叫道：“凤喜！大妹子！大妹子！”说着，握了她的手，摇撼了几下。凤喜不答复，也不动。秀姑顿脚道：“不行了，不中用啦，怎么这样快呢？”何丽娜看到刚才一个活跳新鲜的人，现在已无起息了，也不由得酸心一阵，垂下了泪来。秀姑跳了几跳，又由屋子里跳了出来，发急道：“怎么找医生的人还不来呢？急死我了！”何丽娜向秀姑摇手道：“你别着急，我懂一点，

只是没有带一点用具来。”秀姑道：“你瞧！我们真是急糊涂了。放着一个德国留学回来的大夫在眼前，倒是到外面去找大夫。姑娘，你快瞧吧。”何丽娜走向前，解开凤喜的纽扣，用耳朵一听她的胸部，再看一看她的鼻子，白了一个圈，吓得向后退了一步，摇了摇头道：“没救了，心脏已坏了。”说话时，沈国英满头是汗，领着一个医生进来。何丽娜将秀姑的手一拉，拉到楼廊外来，悄悄的道：“心脏坏了，败血症的现象，已到脸上，这种病症，快的只要几分钟，绝对无救的。家树来了，你好好的劝劝他。”果然，家树又领了一个医生到了院子里。当那个医生进来时，这个医生已下了楼。向那个医生打个招呼，一同走了。

家树正待向楼上走，秀姑迎下楼来，拦住他道：“你不必上去了，她过去了。总算和你见着一面，一切的事，都有沈先生安排。”家树道：“那不行，我得看看。”说着，不管一切，就向楼上一冲，跳进房来，伏在床上，大哭道：“我害了你，我害了你，早知道如此，不如让你在先农坛唱一辈子大鼓啊！”这个时候，刘将军府旧址，一所七八重院落的大房屋，仅仅一重楼房有人，静悄悄的，一个院子脚步声，前后几个院子可以听到。这时楼房里那种惨哭之声，由半空里播送出来，把别个院子屋檐上打瞌睡的麻雀都惊飞走了。沈国英对凤喜的情爱是如彼，关系又不过如此，他不便哭，也不能不哭。于是一个人走下楼来，只向那无人的院落走去。院子里四顾无人，假山石上披的长藤，被风吹着摇摆不定。屋角上一棵残败的杏花，蜘蛛网罩了一半，满地是花起。一个地鼠，嗤溜溜钻入石阶下，满布着鬼起。沈国英到了这时，却真看到一个鬼，大叫起来。大白天里，何以有鬼，容在下回交代。

第十回 壮士不还高歌倾别酒 故人何在热血洒边关

却说沈国英在一个无人的小院里徘徊，只觉充满了鬼起。忽然一个黑影由假山石后向外一钻，倒吓得他倒退了两步，以为真个有鬼出来。定眼细看，原来是李永胜穿了一身青衣服。他先道：“我一进这门，就听到一起哭声，倒不料在这里碰到统制。”沈国英摇着头道：“不要提，那个沈凤喜过去了。你是来找我的吗？”李永胜道：“我只知道你上天津去了。我是来找关女士的。今天有个弟兄从关外回来，说是我们的总部，被敌人知道了，一连三天，派飞机来轰炸。我们这边的总指挥也受了伤，特意专人前来请我和关女士，星夜回去。我正踌躇着，不知道到天津什么地方去会你？现时在这里会着你，那就好极了。我们预定乘五点钟的火车走，你能走吗？”沈国英沉吟着道：“这里刚过去一个人，我还得料理她的身后。”李永胜道：“只要统制能拿钱出来，她还有家属在这里，还愁没有人收拾善后吗？”沈国英想了一想道：“好，我就去。我家庭也不顾了，何况是一个女朋友，我去给你把关女士找来。你见了她可以不必说她父亲受了伤。”这句话没说完，秀姑早由身后跳了出来，抓住李永胜的手道：“你实说，我父亲怎样了？”李永胜料想所说的话，已为秀姑听去，要瞒也瞒不了的，便道：“是我们前方来了一个弟兄报告的，说敌人的飞机，到我们总部去轰炸，没有伤什么人，就是总指挥，也只受点微伤，不过东西炸毁了不少。”秀姑道：“不管了。今天下

午，我们就走。来！我们都到后面楼下去说话。”当下三人拥到楼廊上，由秀姑将要走的原因说了。家树用手绢擦了眼睛，慨然的道：“大概大家是为了凤喜身后的事，要找人负责。这很容易，沈大娘在北平，我也在北平，难道还会把她放在这里不成？救兵如救火，一刻也停留不得，诸位只管走吧。”何丽娜看了凤喜那样子，已经万分凄楚，听说秀姑马上要走，拉住她的手道：“大姐，我们刚会一天面，又要分离了。”秀姑道：“人生就是如此，为人别不知足，我们这一次会面，就是大大的缘分，还说什么？有一天东三省收复了，你们也出关去玩玩，我在关外欢迎你们，那个乐劲儿就大了。这儿待着怪难受的，你回去吧。”何丽娜道：“家树暂时不能回去的，我在这里陪着他，劝劝他吧。”秀姑皱了皱眉头，凝神想了一想道：“走了，不能再耽搁了。”沈国英也对沈大娘道：“这事不凑巧，可也算凑巧，我起是今天要走，最后一点儿小事，我不能尽力了；好在樊先生来了，你们当然信得过樊先生，一切的事情，请樊先生作主就是了。”说着，走到房门口，向床上鞠了一个躬，叹口气，转身而去。秀姑走到屋子里，也向床上点点头道：“大妹，别了。你明白过来了，和家树见了一面，总算实现了你的心愿啦。最后，樊大爷还是……”秀姑说到这里，声音哽了，用手绢擦了一擦眼睛，向床上道：“我没有功夫哭你了，心里惦记着你吧。”说着，又点了个头，下楼而去。

这时，沈国英和李永胜正站在院子里等着。见秀姑来了，沈国英便道：“现在到上火车的时候，还有三四个钟头，我们分头去料理事情，四点半钟一同上车站，关女士在什么地方等我？”秀姑道：“你到东四三条陶伯和先生家去找我吧。”沈国英说了一声准到，立刻就回家去。

沈国英到了家里，将帐目匆匆的料理了一番，便把自己一儿一女带着，一同到后院来见他哥嫂。手上捧了一只小箱子，放在堂屋桌上，把哥嫂请出来，由箱子里，将存折房契一样样的，请哥哥看了，便作个立正式，向哥哥道：“哥嫂都在这里，兄弟有几句话说。兄弟一不曾经商，二又不曾种田，三又不曾中奖券，家产过了十几万，是怎样来的钱？一个人在世上，无非吃图一饱，穿图一暖，挣钱够吃喝也就得了。多了钱，也不能吃金子，穿金子。兄弟仔细一想，聚攒许多冤枉钱，留在一个人手里，想想钱的来路，又想想钱的去路，心里老是不安。太平年，也就模模糊糊算了。现在国家快要亡了，我便留着一笔钱，预备做将来的亡国奴，也无意思。而况我是个军人，军人是干什么的？用不着我的时候，我借了军人二字去弄钱；用得着的时候，我就在家里守着钱享福吗？因为这样，我这里留下两万块钱，一万留给哥嫂过老。一万做我小孩子的教育费。其余的钱，兄弟拿去买子弹送给义勇军了。我自己也跟着子弹，一路出关去。我若是不回来呢，那是我们当军人的本分；回来呢，那算是侥幸。”他哥哥愣住了，没得话说。他嫂嫂却插言道：“啊哟！二叔，你怎么把家私全拿走呢？中国赚几千万几百万的人多着啦，没听见说谁拿出十万八万来，干吗你发这个傻起？”沈国英道：“咱们还有两万留着过日子啦。以前咱们没有两万，也过了日子，现在有两万还不能过日子吗？”他哥哥知道他的钱已花了，便道：“好吧，你自己慎重小心一点儿就是了。子，牵着交到哥哥手里；将起岁的姑娘，牵着交到嫂嫂手里，对两个孩子道：“我去替你们打仇人去了，你们好好跟着大爷大娘过。哥哥，嫂嫂，兄弟去啦。”说毕，转身就向外走。他哥嫂看了他这一番情形，心里很难过。各牵了一个孩子，跟着送到大门口来。沈国英头也不回，坐上汽车，一直就到陶伯和家来。

沈国英在家里耽搁了三四个钟头，到时，樊家树、何丽娜、李永胜也都在这里了，请着他在客厅里相见。秀姑携着樊老太太的手，走了出来。家树首先站起来道：“今天沈先生毁家纾难去当义勇军，还有这位李先生和我的义姐，又重新出关杀敌，这都是人生极痛快的一件事，我怎能不饯行！可是想到此一去能否重见，实在没有把握，又使人担心。况且我和义姐，有生死骨肉的情分，仅仅拜盟一天，又要分离，实在难过。再说在三小时以前，我们大家又遇到一件起惨的事情，大家的眼泪未干。生离死别，全在这半天了，我又怎么能吃，怎么能喝！可是，到底三位以身许国的行为，确实难得，我又怎能不忍住眼泪，以壮行色！刘福，把东西拿来。请你们老爷太太来。”说话时，陶伯和夫妇来了，和大家寒暄两句。刘福捧一个大圆托盘放在桌上，里面是一大块烧肉，上面插了一把尖刀，一把大酒壶，八只大杯子。家树提了酒壶斟上八大杯血也似的红玫瑰酒。伯和道：“不分老少，我们围了桌子，各干一杯，算是喝了仇人的血。”于是大家端起一杯，一饮而尽。只有樊老太太端着杯子有些颤抖。沈国英放下酒杯，双目一瞪，高声喝道：“陶先生这话说得好，我来吃仇人一块肉。”于是拔出刀来，在肉上一划，割下一块肉来，便向嘴里一塞。何丽娜指着旁边的钢琴道：“我来奏一阙《从军乐》吧。”沈国英道：“不，哀兵必胜！不要乐，要哀。何小姐能弹《易水吟》的妻子吗？”何丽娜道：“会的。”秀姑道：“好极了，我们都会唱！”于是何丽娜按着琴，大家高声唱着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……”只有樊老太太不唱，两眼望了秀姑，垂出泪珠来。

秀姑将手一挥道：“不唱了，我们上车站吧。”大家停了唱，秀姑与伯和夫妇先告别，然后握了老太太的手道：“妈！我去了。”老太太颤抖了声音道：“好！好孩子，但愿你马到成功。”沈国英、李永胜也和老太太行了军礼。大家一点声音没有，一步跟着一步，共同走出大门来了。门口共有三辆汽车，分别坐着驰往东车站。

到了车站，沈国英跳下车来，汽车夫看到，也跟着下车，向沈国英请了个安道：“统制，我不能送你到站里去了。”沈国英在身上掏出一搭钞票，又一张名起，向汽车夫道：“小徐！你跟我多年，现在分别了。这五十块钱给你作川资回家去。这辆汽车，我已经捐给第三军部作军用品车，你拿我的妻子，开到军部里去。”小徐道：“是！我立刻开去。钱，我不要。统制都去杀敌人，难道我就不能出一点小力。既是这辆车捐作军用品车，当然车子还要人开的，我愿开了这车子到前线去。”沈国英出岂不意的握了他的手道：“好弟兄！给我挣面子，就是那么办。”汽车夫只接过名起，和沈国英行礼而去。伯和夫妇、家树、丽娜，送着沈、关、李三人进站，秀姑回身低声道：“此地耳目众多，不必走了。”四人听说，怕误他们的大事，只好站在月台铁栏外，望着三位壮士的后影，遥遥登车而去。

何丽娜知道家树心里万分难过，送了他回家去。到家以后，家树在书房里沙发椅上躺着，一语不发。何丽娜道：“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但是事已至此，伤心也是没用。”家树道：“早知如此，不回国来也好！同赴国难吗？我们依然可以干我们的。我有了一点主意，现在不能发表，明天告诉你。”家树道：“是的，现在只有你能安慰我，你能了解我了。”何丽娜陪伴着家树坐到晚上十二点，方才回家去。何廉正和夫人在灯下闲谈，看到姑娘回来了，便道：“时局不靖，还好象太平日子一样到半夜才回来呢。”何丽娜道：“时局不靖，在北平什么要紧，人家还上前线哩。爸爸！我问你一句话，你的财

产还有多少？”何廉注视了她的脸色道：“你问这话什么意思？这几年我亏蚀了不少，不过一百一二十万了。”何丽娜笑道：“你二老这一辈子，怎样用得着呢？”何太太道：你这不叫傻话，难道有多少钱要花光了才死吗？我又没有第二个儿女，都是给你留着呀。”何丽娜道：“能给我留多少呢？”何廉道：“你今天疯了吧，问这些孩子话干什么？”何丽娜道：我自然有意思的。你二老能给我留五十万吗？食指摸了上唇胡子，点点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在未结婚以前，想把家产……”何丽娜不等他说完，便抢着道：“你等我再问一句，你让我到德国留学求得学问来做什么？”何廉道：“为了你好自立呀。”何丽娜道：“这不结了！我能自立，要家产做什么？钱是我要的，自己不用，家树他更不能用了。爸爸，你不为国家做事，发不了这大的财。钱是正大光明而入者，亦正大光明而出。现在国家要亡了，我劝你拿点钱来帮国家的忙。”何廉笑道：“哦！原来你是劝捐的，你说，要我捐多少呢？”何丽娜本靠在父亲椅子边站着的，这时突然站定，将胸脯一挺道：“要你捐八十万。”何廉淡淡的笑道：“你胡闹。”说着，在茶几上雪茄烟盒子里取了一根雪茄，咬了烟头吐在痰盂里。自己起身找火柴，满屋子走着。

当下何丽娜跟着她父亲身后走着，又扯了他的衣襟道：我一点不胡闹。对你说，我要在北平、天津、唐山、滦州、承德、喜峰口找十个地方，设十个战地病院。起码一处一万，也要十万，再用十万块钱，作补充费，这就是二十万。家树他要立个化学军用品制造厂，至低限度，要五十万块钱开办，也预备十万块钱作补充费。合起来，不就是八十万吗？你要是拿出钱来，院长厂长，都用你的名义，我和家树，亲自出来主持一切，也教人知道留学回来，不全是用金招牌来起官做的。”何廉被她在身后吵着闹着，雪茄衔在嘴里，始终没有找着火柴。她在桌上随便拿来一盒，擦了一根，贴在父亲怀里，替他点了烟，靠着他道：“爸爸，你答应吧。我又没兄弟起妹，家产反正是我的，你让我为国家做点事吧。”何廉道：就是把家产给你，也不能让你糟蹋。数目太大了，我不能……”何丽娜跳着脚道：“怎么是糟蹋？沈国英只有八万元家私，他就拿出六万来，而且自己还去当义勇军啦。你自说的，有一百二十万，就是用去八十万，还有四十万啦，你这辈子干什么不够？这样说，你的钱，不肯正大光明的用去，一定是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。得！我算白留学几年了，不要你的钱，我自己去找个了断。”说毕，向何廉卧室里一跑，把房门立刻关上。

何太太一见发了急，对何廉道：“你抽屉里那支手枪……”何廉道：“没收起……”她便立刻捶门道：“丽娜，你出来，别开抽屉乱翻东西。”只听到屋子里拉着抽屉乱响，何丽娜叫道：“家树，我无面目见你，别了。”何太太哭着嚷了起来道：“孩子，有话好商量呀，别……别……别那么着。我只有你一个呀！你们来人呀，快救命罗！”何廉也只捶门叫道：别胡闹！手上，将手枪夺下，开了房门，放老爷太太进去。何丽娜伏在沙发上，藏了脸，一句不言语。何廉站在她面前道：“你这孩子，太性急，你也等我考量考量。”何丽娜道：“别考量，留着钱，预备做亡国奴的时候纳人头税吧。”她说毕，又哭着闹着。何廉一想：便捐出八十万，还有四五十万呢。这样做，不管对国家怎样，自己很有面子，可以博得国人同情。既有国人同情，在政治上，当然可以取得地位。……想了许久，只得委委屈屈，答应了姑娘。何丽娜噗嗤一笑，才去睡觉。

这个消息，当然是家树所乐意听的，次日早上，何丽娜就坐了车到陶

家来报告。未下汽车，刘福就迎着说：“表少爷穿了长袍马褂，胳膊上围着黑纱，天亮就出去了。”何丽娜听说，连忙又把汽车开向刘将军家来。路上碰到八个人抬一具棺材，后面一辆人力车，拉着沈大娘，一个穿破衣的男子背了一篮子纸钱，跟了车子，再后面，便是家树，低了头走着。何丽娜叹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的道：“就是这一遭了，由他去吧！”于是再回来，在陶家候着。直到下午一两点钟家树才回来，进门便到书房里去躺下了。何丽娜进去，先安慰他一顿，然后再把父亲捐款的事告诉他。家树突然的握住她的手坐 AE 餵 f2 来道：“你这样成就我，我怎样报答你呢？”何丽娜笑道：“我们谈什么报答。假使你当年不嫌我是个千金小姐，我如今还沉醉在歌舞酒食的场合，哪里知道真正做人的道理！其实还是你成就了我呢。”家树今天本来是伤心之极，听了何丽娜的报告，又兴奋起来。当日晚上，见了何廉，商议了设立化学军用品制造厂的办法，结果很是圆满。

这消息在报上一宣布，社会上同情樊、何两个热心，来帮忙的不少，有钱又有人，半个月功夫，医院和制造厂，先后在北平成立起来。

再说秀姑去后，先有两个无线电拍到北平，说是关寿峰只受小伤，没关系，子弹运到，和敌军打了两仗，而且劫了一次军车，都得有胜利，朋友都很欢喜。半个月后音信却是渺然。这北平总医院，不住的有战伤的义勇军来疗养，樊、何两人，逢人便打听关、沈的消息。有一天，来了十几个伤兵，正是关寿峰部下的。何丽娜找了一个轻伤的连长，细细盘问一遍。他说：“我们这支军队，共有一千多人，总指挥是关寿峰，副指挥是关秀姑，后来沈国英去了，我们又举他做司令。我们因为补充了子弹，在山海关外，狠打了几次有力的仗，杀得敌人胆寒。我们的总部在李家堡，是九门口外的一个险地。九门口里，就是正规军的防地。前十天晚上，我们得了急报，敌人有起兵五六百，步兵三千，在深夜里，要经过李家堡，暗袭九门口。沈司令说：‘我们和敌人相差过多，子弹又不够，不如避实击虚，让他们过去，在后面兜抄。’关指挥说：‘不行。九门口，只有华军一团人，深夜不曾防备，一定被敌人暗袭了去。敌人占了九门口，山海关不攻自得，我们一千多人，反攻何用？山海关一失，华北摇动，这一着关系非浅。我们只有挡住了要道，不让敌人过去。此地到九门口，只十几里路，一开火，守军就可以准备起来。我们抵抗得越久，九门口是准备得越充足。兄弟，就是今晚，我们为国牺牲吧。’沈司令想了一想，这话也是，立刻我们就准备抵抗。敌人初来，也不曾防备我们怎样抵抗，到了庄外，我们猛然迎击，他们抵抗不住，先退下去。

但是他们的人多，将庄子团团围住，大炮机枪，对了庄里狂射。我们各守了围墙，等敌人到了火力够得上的地方，才放出枪去。敌人只管猛烈进攻，我们死力守着不动。战了有两小时，敌人几次冲锋，冲到庄门口来，最后一次，我们的子弹，快要完了，我们关总指挥叫着说：‘大家拚吧，再支持两点钟就天亮了，我们杀出去。’他一手拿了大砍刀，一手拿了手枪，带了五百多名弟兄冲出庄去。我就紧紧跟在总指挥后面，亲眼看到他手起刀落，砍倒七八十个敌人。我们这样肉搏一阵，敌人已经有些支持不住；我们的副指挥关姑娘，又带了二三百弟兄来接应，敌人就退下去了。我们也不敢追，又退回庄去守着。但是这一阵恶战，死了四五百人，连着先死的，一千多人，已经死亡三分之二。看看天色快亮，九门口遥遥的发出几响空炮。我们总指挥坐在矮墙下一块石头上，喘着起哈哈笑道：‘好了，好了！守口军队，已经有准备了。’这时，我看他身上的衣服，撕得稀烂，胡子上，手上，脸上，

都是血迹，他两手按了膝盖，喘着 AE 瑞 f2 道：‘值！今天报答国家了。’他说后，身子靠了墙，就过去了。我们沈司令、副指挥因敌人还不肯退，就对着总指挥说：‘起了你老人家英灵不远，我们有一口气，也不让敌人进我的庄子。’说完，沈司令带了残余弟兄三四百人，等敌人盍 E 近，又杀出去冲锋肉搏。这次我们人更少，哪里冲得动，战到天亮，全军覆没了。沈司令、李团长都没回来。不过天色一亮，敌人就不敢再攻九门口，自己退走了。关姑娘数数村子里的活人，只剩二百多，战得真是悲壮，不但九门口没事，李家堡也守住了。可是敌人上了这次当，这日下午，就派了四架飞机来轰炸李家堡。我们副指挥战了一晚，又去收殓沈司令和总指挥，人太累了，就睡了一场午觉。不料就是这时候，这飞机来到，临时惊醒躲避，已经来不及，就殉难了。”何丽娜只听到这里，已经不能再向下问他们怎样逃进关的，两眼泪汪汪，恸哭起来。——这日晚上，何丽娜向家树提起这事，家树也是禁不住泪如雨下。

到了次日，正是清明，家树本来要到西便门外，去吊凤喜的新坟，就索性对何丽娜道：“古人有禁烟时节，举行野祭的，我们就在今天，在凤喜坟边，另外烧些纸帛，奠些酒浆，祭奠几位故人，你看好吗？”何丽娜说是很好，就吩咐佣人预备祭礼，带了两个佣人，共坐一辆汽车，到西便门外来。AE 瑞 f2 车停下，见两棵新柳，一树野桃花下，有三尺新坟，坟前立了一块碑，上书：“故未婚起沈凤喜女士之墓，杭县樊家树立。”何丽娜看着，点了一点头。佣人将祭礼分着两份：一份陈设在凤喜坟前；一份离开坟，在起起上，向东北陈设着。家树拿了酒壶，向地上浇着，口里喊道：“沈国英先生，李永胜先生，我的好朋友。关大叔，秀姑我的好姐姐。你们果然一去不返了。故人！你们哪里去了？英灵不远，受我一番敬礼。”说着，脱下帽来，遥遥向东北三鞠躬。回转身来，看了凤喜的坟，叫了一声：“凤喜！”又坠下泪来。何丽娜却向了东北，哭着叫关大姐。两个佣人，分途烧着纸钱。平原沉沉地，没有一点声音，越显得樊、何二人的呜咽声，更是酸楚。忽然一阵风来，将烧的纸灰，卷着打起胡旋，飞入半天。半树野桃花的花起，洒雨一般的起到人身上来。何丽娜正自愕然，那风又加紧了两阵，将满树的残花，吹了个干净。家树道：“丽娜，人生都是如此，不要把烂漫的春光虚度了。我们至少要学沈国英，有一种最后的振作呀！”何丽娜道：“是的，你不用伤心，还有我呢。我始终能了解你呀！”家树万分难过之余，觉得还有这样一个知己，握了她的手，也就破涕为笑了。

